

1105

=240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四

南菁書院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嘉定朱右會亮甫著

官人弟五十八

其齊以揆其論

甲申

藏書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志視聲觀色觀

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

論用謂辨論官

材而用之徵驗齊辨也盧曰此篇亦見大戴禮通篇皆文王之

言論如字禮作倫盧辯云理次也志舊作言王念孫云當依

禮作志齊如齊大小一日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

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懼懼其少者觀其恭

敬好學而能悌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

慎彊其所不足而不踰此皆觀其所難禮施有禮而施惠德守

其所慎勉也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

皇清經解續編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一

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

此皆所當然義以方外則無苟且貞者精定不動惑良者量力而動不敢越限倉卒大故可以規其識與守也方以類聚故觀其友任保也以信相親也釋名云貞定也良量也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

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此皆觀其才設假設也治謂倥偬之中處置得宜臨之以利以

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

重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昵之

以觀其不狎此皆觀其養濫犯荒失也從讀為縱常復徵其言常度也二讀為貳昵親也狎則犯禮

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精微也曲委曲備細也二曰

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詔其

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

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日損者也方常殷正淵深也儉

卑約也篤手禮訥于言不自諱其不足是求益者也賢勝也防蔽而衛之也發讀為伐禮正作伐其貌直而不

止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

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

也止留質誠也曲媚曲以媚人見物表見之事小證猶云小節以故自說者以他故自解其過晉語多為之故韋昭曰多

作計術文選注引賈逵云故謀也然則謂以詐謀自解亦通喜怒以物而色不變煩亂以事

而志不淫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

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

而心遷移臨攝以威而氣慄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營惑亂也和攝迫也和

平其心堅固其守非有學者不能也不治言恒擾無主慄亦懼也鄙心假氣言不學而假血氣以自強攝如攝乎大國之攝

舊作攝據後漢書注文選注訂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

曰有慮者也難決以物難說以言守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止

曰愚依人也物事也數之言速也敬當依禮作驚卒倉卒也度應以法度應之辯慧也依當為隱聲之誤也隱暗

也數所角反敬讀為驚卒與粹同言字舊脫依王念孫說增依讀為隱白虎通廣雅並云衣隱也禮中庸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殷隱衣依古聲並同盧

文昭云依讀為夢未見所出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

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易移以言志

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置立也不過猶云不願舊作移易據禮訂易以豉反

順子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

靜者也屏言而弗顧自順而弗讓非是而彊之曰如誣者也險

為儉多稽學之博儉貌心之廉屏當為辯自順恣意自遂非是而彊者明知其非故蹈之也妒誣妒賢誣善也險禮作儉古

通用屏禮作辨聲相近彊去聲微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

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為有者

也此之謂考志淵微之理發而顯之所揆察者能見其深志治者其志不亂也廢大也誣無實也三曰

誠在于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氣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

剛柔清濁好惡咸發于聲處定也氣稟于天形成于地聲發于形實本于氣剛柔清濁氣稟之異而

聲之好惡象之處其氣舊作處其實據禮訂好惡如字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

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

氣中易義氣時舒知氣簡備勇氣壯力華誕虛妄流散言無相也醒讀為嘶散聲中正

坦易信實之徵義剛氣充故時而舒也智者簡通賅備勇者壯殺有力醒禮作斯孔廣森曰內則注沙猶斯也正義曰斯謂

酸嘶古嘶字單作斯耳今案說文作嘶散聲漢書王莽傳大聲而嘶注云聲破也易以豉反知舊作和據禮訂聽其聲

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顯觀其隱以

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由者所從來之意也隱中藏也四

曰民有五氣喜怒哀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

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可隱也隱匿陽外也喜色猶然以

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

然以靜猶然舒和貌薦然如鳥之怒鳥神獸也侮陵也嫗然欲得之貌如雞將伏卵然愉讀為偷苟且求悅人也薄懼

也瞿然瞪視之貌猶禮作由注云當為油新生好貌案猶通作繇爾雅云繇喜也又荀子子道篇蓋猶若也注云舒和之貌

則宜讀如字薦讀為薦直氏反說文薦獸之所食草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又曰豸獸長豸豸然欲有所司殺豸即薦也禮作

拂王念孫據之以為第字之誤亦通愉禮作愉惠云古通用瞿禮作纍玉藻云視容瞿瞿注云不審之貌誠智必有

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有

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新禮作親古通假

質浩然固以安偽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

色浩然浩然無所阻闕也蔓然蕪亂貌中色誠中之色五口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

其情飾其偽以攻其名有隱于仁賢者有隱于智理者有隱于

文藝者有隱于廉勇者有隱于忠孝者有隱于交友者如此不

可不察也盧辯云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小施而好德小讓有知故生隱偽情實攻取忠誠也

而爭大言願以為質偽愛以為忠尊其得以攻其名如此隱于

仁賢者也好德好人之德已願當為愿慤也尊得攻名者前總表暴其德以取美名小攻舊作改據禮訂

唱功慮誠弗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自順而不讓措

辭而不遂此隱于智理者也前猶始也唱導也始則總率而唱導其功慮其實有不及則佯為聰

明內蘊之狀蓋能發不能收又欲掩其不能者也遂直也言留其不盡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則

不對佯為不窮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口初窮則託深如

此隱于文藝者也竭而弗終者意竭而弗竟其詞佯為不窮者對非所問也託深謂託為難深貌上舊作

空圍王日本無脫曰言以為廉矯厲以為勇內恐外誇亟稱其

說以詐臨人如此隱于廉勇者也矯厲矯情厲色也自事其親

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不誠于內發名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

如此隱于忠孝者也見物人所共見之事若割股廬墓之類盧云發與伐同欲得孝敬之名是以名私身

也下見音比周以相譽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

心悅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見于眾而貌克如此隱

于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結黨相譽知賢名之可求而相為左右也雖不同量亦與之交將借其人

以重己也實實德也能為己重故心說憚其嚴正故身弗近即近焉實亦弗至但懼眾不知其能交賢士故貌為親密耳克能

也六日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誠

質者也悖逆也節非所安故曰假行皆緣飾故曰見人誠舊作成據禮訂言忠行夷爭靡及私

施弗求多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也言發于中行歸于庸所爭必公求多

求人之以己為多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曰有知

者也效功遂成也不苟合于世而能保身以遂志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

發有施而心弗德曰謙良者也弗伐其智弗矜其施微忽之言久而可復

幽閒之行獨而弗克其行亡如存曰順信者也微忽細微易忽幽閒幽室閒居

慎行于獨非求勝人也亡如存所謂死者可作生者不愧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

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

有度曰有守者也變謂變易其忠勤之志直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疆立

而無私曰有經者也不毀不隳所守不戾不乖虛以待命不召

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不過行言必顧行也不過

道以道制行也忠愛以事親驩以敬之盡力而不固敬以安之曰忠孝

者也固當依禮作面驩以養敬以事力竭而不見于面舊合作驩以盡力而不同敬以盡力而不口茲據初學記訂

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速隱遠而不舍曰

交友者也 方嚮也志之所嚮任擔持之也隱遠不舍言 志色辭

氣其入人甚俞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就人甚速叛人甚易曰

位志者也 俞然也人以為必應然也工故工于詐謀也未得志 則乞憐已得志則背叛是志于爵位之鄙夫也 此

節及下節並 依禮校補 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

依隱于物曰貪鄙者也 接利以利相接望讀 質不斷辭不至少

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 既不能斷而辭又不及 言行

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 從容克易言 安然變易無

慙作 亟 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

曰華誕者也 誇詡故曰華誕 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

者也 類善也道行猶云行 故曰事阻者不夷時口者不回面譽

者不忠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

之謂揆德 事阻謂行險也靜讀為情揚張大也

王會第五十九 內臺西面五十六次

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帟陰羽 此名為會其實殷同故為墀于國

諸侯親于天子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周禮

掌次合諸侯設重帟又幕人云朝觀會同俱其帷幕幄帟注云

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以縮為之愚案陰淺黑色以黑羽飾

赤帟 陰洪頤煊讀為翳拜葆幢也如是則不須言羽孔曰陰

鶴也未 天子南面立纁無繁露朝服八十物 搢珽 孔曰繁露冕

知所本 天子南面立纁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 之所垂也所

尊敬則有焉八寸物大小所服搢插也珽似笏愚案玉藻注云

珽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

首方如椎頭王曰崔豹古今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

孔曰唐

荀國名

皆纁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 荀國名

皆周成王弟旁謂差在後近天子故其冕亦無旒愚謂荀叔蓋

武王庶子今山西絳州西有故荀城

笏諸侯以象長五尺有六寸中博三寸首廣二寸半王曰笏晉宋以來謂之手板古者搢之以記事宇文周百官始執笏

堂下之右唐公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統有繁露朝

服五十物皆播笏堂下謂中階之左右唐公春秋唐惠侯之先

侯殷公宋夏公杞也孔曰冕有繁露播笏則虞唐同也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降階之南祝

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王曰祝主祭祀之贊詞能知

以為祝瓚盛鬯酒之器以珪為柄孔曰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旁之為諸侯有疾病者之醫

藥所居彌如招弭之弭宗尊也弭祝之所也旁之謂次珪瓚南

無彌而少後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孔曰魚太史名及大

字儀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菜幣焉統無繁露孔曰郭叔號

也錄諸侯之幣也王曰號在畿內括地志云在岐州陳倉縣愚謂

今在陝西鳳翔縣竟君奭言武王惟茲四人迪哲時號叔已死

矣此郭叔蓋文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

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臺即

壇有三成鄭康成說上等為堂堂方二丈四尺三等每面各一

丈二尺上言堂下是土等也此言內臺是中等也下言外臺是

下等也其次自北而南故云正北方伯父中子與應侯曹叔相

對不重言比要荒三服省文也孔曰應侯成王弟曹叔武王弟

二舅成王之舅伯父姬姓之國王曰中子方千里之內為比服

王之支子丁曰比輔也輔近玉畿之地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

孔曰此服名因堂後東北為赤帟焉浴盆在其中孔曰雖不用

手殷非周制也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其西浴盆之西立馬不

也以飾蓋鳧羽以為旌皆建于車上王曰公羊說中臺之外其左

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鳧似鴨而小長尾背有文中臺之外其左

泰士臺右彌士受贊者八人東面者四人中臺即內臺其外則

上士彌士即中士下士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致孔曰受賓幣士

先也以駢先馬猶以乘韋先牛其下三者皆以玉先之繚繞也
綦帛蒼艾色或云雜文帛也參方四方者陳幣之次第方列之
也珍珠長尺二十寸孔曰玄纁以黑組紐之珍珪有鋒銳
至曰聘禮記絢組尺絢組亦名纁藉虎豹示服猛也

四隅張赤帟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閭孔曰每角張
近也愚謂閭者聚也設于臺

之四隅如卦爻故曰交閭 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龍謂
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

矣王曰蕤卽鬣字營牆墮宮之牆也司儀注云官墮土以為牆
愚謂矛刺兵也酋矛長常有四尺夷矛三尋盧曰此東方故衣

青執矛餘 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 稷慎至會稽二十國皆列
而南也孔曰稷慎肅慎也貢塵似鹿王曰大行人云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擊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肅慎來
賀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在白民北

急就篇注云塵似鹿尾大而一角愚謂不成山今日長白山肅
慎今黑 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

龍江地 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 孔曰穢韓穢東
漢東夷傳云穢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

樂浪爾雅注云鮎魚似鮎四脚前似 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

大者長八九尺上林賦之緡益部方物記之良夷在子在子幣
鮎魚卽此愚謂今朝鮮國江原道古穢人地

身人首脂其腹炙之糝則鳴曰在子 孔曰良夷樂浪之夷也貢
曰樂浪糝豆葉愚謂良讀如郎今朝鮮平安道古 揚州馬魚

樂浪幣疑當為鼈 幣舊闕糝作霍茲並依王本 揚州馬魚
名 王曰說文鯽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曉神爵四年初捕收輸

考王周成王時揚州獻鯽上林賦注馬魚皮有毛黃地黑文
禹魚容 解隃冠 丁曰解地獻隃冠之獸隃冠 發人麋鹿者若

反鯛同 見下文 解音蟹隃音俞 發人麋鹿者若
鹿迅走 盧曰發北發也王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愚謂

迅疾也 俞人雖馬 孔曰俞東北夷雖馬嵩如馬一角不角者
庶薄交友 日騏王曰爾雅注曰騏角如鹿茸 騏戶

圭反案唐于逃聞奇錄云傳宏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
如豕仰鼻長尾有歧傳識之曰雖也兩則縣于樹以尾塞其鼻

驗之信然 青丘狐九尾 孔曰青丘海東三百里山海經云在朝陽北
說與孔異 周頭輝羝輝羝者羊也 孔曰周頭亦

又曰青丘之山有獸如狐 周頭輝羝輝羝者羊也 孔曰周頭亦
而九尾音如嬰兒能食人

羝牡羊也說文夷 黑齒白鹿白馬 王曰山海經云黑齒國在青
羊百斤左右為羝

黑齒白鹿白馬 王曰山海經云黑齒國在青
丘北呂覽云禹東至鳥谷青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皇清金華縣志

巨之鄉黑齒之國東夷傳云裸國
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始可至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

有兩角北孔曰白民亦東南夷王曰山海經云白民之國在龍魚
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

歲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早注云飛黃乘
黃狐舊作騏又脫一其字據文選注初學記訂東越海禽

東越即閩州地孔曰禽文禽曰禽即蛤也夢溪筆談云
文禽即吳人所食花蛤也盧云文選作侮食形近而譌歐人蟬

蛇蟬蛇順食之美王曰山海經云歐居海中注曰今臨海永寧
縣即東歐在歧海中輿地廣記云溫台處皆

東歐地愚案史記索隱稱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靈山行
三十餘里入江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西南有東甌故城北有

甌水爾雅翼云蟬似蛇無鱗體有涎沫類篇云蛇蟬黃質
黑文順謂縱切之蟬上演反今字作蟬生水岸泥窟中於越

納孔曰於越越也洪曰說文鱮魚似鼈無甲有尾無足口在腹
下愚案今名鑊蓋魚納與鱮同奴盍反司馬相如傳禺禺

鱮鱮又姑妹珍孔曰姑妹國後屬越盧曰即姑蔑王曰與地廣
作鱮記云衢州龍遊縣本姑蔑地愚謂珍當是一物

未聞妹具區文蜃具區今蘇州府西南太湖也蜃蚌蛤之屬
亡結反具區舊作且歐據御其人玄貝

貝也王曰爾雅注云玄貝黑色
覽九百四十一卷訂其人玄貝

鹽鐵論云幣與世易夏海陽大蟹孔曰海水之陽一蟹盈車王
后氏以玄貝其音恭

州海陽玄中記云北海自深桂孔曰自深亦南蠻也謝曰當即
之蟹舉一螯能加手山鼻深愚案卑雅云桂有三一曰

菌桂葉似柿二曰牡桂葉如枇杷而大爾雅所會稽以羈會稽
謂椶木桂也三曰桂葉如柏皆生南海山谷間

浙江紹興府東南王曰山海經注云皆西嚮孔曰自大摩已下
鼈似蜥蜴長二丈有鱗彩皮可冒鼓

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身食虎豹自此至奇幹
二十國列于

臺西東面亦白北而南也孔曰義渠西戎國茲白一名駁王曰
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戰國為義

渠戎地爾雅云駁如馬偃身食虎豹山海經云中曲山有獸如
馬而身黑正尾一角虎身爪音如鼓名曰駁愚謂涇北義渠乃

茲之內徙者其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
始所在未聞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

虎豹央林一作英林王曰書夫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
身名曰騶吾乘北唐以閭闔似踰冠

射禮以閭象為射器王曰
之目行千里

山海經云縣雍之山其獸多閭注云閭即踰也如驢一角愚案穆
由經注云角如驢羊一名山驢儀禮注云閭如驢一角愚案穆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天子傳注引竹書紀年云北唐之君來見獻一驪馬是生駮耳即此戎也渠叟以鮑犬鮑犬者露犬

也能飛食虎豹王曰西域圖記云鉢汗國在蔥嶺西五百餘里

而黑頭見人則飛露犬蓋此類王念孫云鮑蓋蚶之假借字說

文云北方有蚶犬食人鮑音俱舊作鮑音豹說文鮑胡地風

鼠不天犬也廣韻則云鮑比教反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

蓋此字之譌久矣茲從文選注及王應麟本

施者珥旄孔曰樓煩北狄施所以為旄珥珥王曰匈奴傳云晉

故城在代州崞縣東旄牛背膝及胡尾俱有長毛愚案說文云

旄旌旄珥珥也蓋垂旄于旗若珥然西施李善甘泉賦注引作

旄蓋所見本異下盧以紉牛統牛者牛之小者也孔曰小盧盧人西北

紉與絲同紉渠尤反通作絲文選王融曲水區陽以鼈封鼈

詩序統牛露犬之玩字又从丸音桓注亦然

封者若彘前後有首孔曰區陽亦戎之名王曰荊州記云武陵

一頭食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孔曰規規亦戎也麟似鹿牛尾

鍾呂行中規矩不履生蟲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

不踐生草王者至仁則出

孔曰其形似雞蛇首魚尾戴仁向仁國抱義懷有義掖信歸有

信也玉曰爾雅疏云鳳雞頭蛇頭燕領龜背魚尾五采足高六

尺氏羌以鸞鳥氏地羌羌不同故謂之氏羌今謂之氏矣鸞大

采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瑞應圖云鸞鳥赤神之

精鳳皇之佐愚謂今甘肅階州古白馬氏地也

鳥孔曰巴人在南者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鸞鸞王曰爾雅

注比翼鳥似鳧青赤色拾遺記云狀如雛而多力張華以為

一青一赤愚謂巴方煬以皇鳥孔曰方煬亦戎別名皇鳥配蜀

國今四川重慶府

人以文翰文翰若舉雞王曰華陽國志云黃帝為子昌意娶蜀

爾雅云翰天雞注云翰雞赤羽孔曰鳥有文采者舉雞似鳧冀

州謂之澤特

說文翰天雞赤羽也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

名鷓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所據與孔晁本異爾雅注引此作

采雞邢昺疏云文翰若采雞者王會篇文彼云蜀人以文翰文

翰若翬雉是郭璞所據本又與詳孔異而邢昺

所見則與許同今詳孔注似無譌字故仍之

方人以孔鳥孔

方人亦戎別名孔與鸞相配者王曰山海經云南方多孔鳥異

物志云大如鴈而足高細頸龍背似鳳自背及尾皆珠文五采

羽垂末皆圓文人指其尾則舞劉遠吳都賦注云

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交趾皆有之

小人以丹沙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皇清志解

孔曰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盧曰卜即濮也王曰郡國志越

嵩會無縣故濮人邑山海經曰柜山多丹粟荀子云南海有丹

干本草云生夷用闔木王曰夷山海經云在東胡東南方草木

謂古今注謂之盤木出交州關茲消反康民以桴苡桴苡

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孔曰康亦西戎別名食桴苡即有身王

康居都護府愚謂桴苡即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

芣苢也桴音孚又音浮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

上脣食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士螻孔曰費費曰臬羊好立行如

經云臬陽國在北胸之西其為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

人笑亦笑爾雅注云交阯及南康郡中亦有此俗謂之山都愚

案史記西南夷傳靡莫之屬正義云在姚州北索隱云與滇同

姓姚州今隸雲南楚雄府然則州靡西南夷也費芳未反說

文作禽爾雅作拂禽舊作禽案說文及海內南經注都郭生生

作拚拚禽字通土螻舊作吐噉據說文廣雅御覽訂都郭生生

欺羽生若黃狗人面能言王曰海內南經注云頭顛端

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愚謂欺羽當是鳥名靈光殿賦

云佗欺僂以鵬狀欺蓋鵬類都山海經注作鄭生一作狘

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曰善芳鳥名不

經云翼望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鶡鴠

服之令人不厭注引周書曰獻芳不昧疑幹或餘字之譌太平

御覽亦皆東嚮孔曰此東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

作獻芳皆東嚮向列次也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

四角王曰九夷三曰高驪東夷傳云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

鮮濊洎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述異記云周成獨鹿邛邛邛邛

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嗛苦篔反四或作六獨鹿邛邛邛邛

善走者也孔曰邛邛獸似距虛負蹙而走王曰阪泉氏徙居至

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說苑孔子曰蚤蚤距虛見人將來必負

蹙以走二獸者非性愛蹙也為其得甘草而貴之也然則負蹙

者或邛邛或距虛二物不相須也盧云爾雅邛邛距虛是一獸

今此下文別出孤竹距虛則不與爾雅呂覽所說同也愚謂獨

鹿即涿鹿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地舊作獨鹿邛邛距虛孤竹

善走者也盧曰距虛二字後人以所習聞妄增耳今訂孤竹

距虛王曰地里志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在平州盧龍

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國姓墨胎氏愚謂盧龍縣今直隸

永平府治孔曰距不令支玄猱盧曰不字發聲王曰齊語云北

虛野獸驢騾之屬不令支玄猱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括地志

皇清經解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上

云合支故城在平州盧龍縣西七十里愚謂今在永平府遷安縣西爾雅云獬白豹注云似熊小頭庫脚能舐食銅鐵竹骨說文云似熊黃黑不屠何青熊注云管子云桓公敗胡貉破屠何色不讀如不東胡黃熊王曰山海經云大澤在鴈門北東胡似豕上林賦注云犬身人足在大澤東服虔曰鳥桓之先也說文云熊云熊似熊黃白山戎戎菽孔曰戎菽巨豆也王曰匈奴傳燕北文長頭高脚管子桓公北其西般吾白虎黑文其西謂在臺云戎菽胡豆也管子桓公北其西般吾白虎黑文西也孔曰般伐山戎以戎菽徧布于天下其西般吾白虎黑文其西謂在臺吾北狄王曰釋文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至般音班據司馬相如封禪文般般之獸樂我君囿般般當是部落之名猶之規規也吾者騶虞也海內北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名曰騶吾注云吾亦作虞文選東京賦注引劉芳詩義疏云騶虞或作吾是也孔晁以般吾為北狄則晁所見本已脫一般字矣黑文二字舊脫據詩疏鄭志訂屠州黑豹孔曰屠州狄之別也王曰晉史北狄有禺氏駒駝王曰管子屠各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禺氏駒駝王曰管子王北用禺氏之玉又云王幣有七筴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駝史記匈奴奇畜則駒駝徐廣曰似大夏茲白牛茲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史記云禹鑿馬而青

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地或云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犬戎文馬赤鬣編身

日若黃金名吉黃之乘王曰匈奴傳隴以西有犬戎山海經云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

注曰六韜云名曰雞斯之乘書大傳云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瑞應圖云騰黃神馬名吉光文馬說文

作馮云文馬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孔曰數楚亦北戎也也吉一作古

黃山有獸如牛而蒼黑犬目其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名曰擊擊音美與此每牛正合

王曰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通典云山海經已有何奴說文曰狡少犬也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愚謂

果讀為保胡犬深毛皆北嚮北當為南自高權扶玉目此下五惟狡犬四足無毛也

南少東魚復以下在臺南少西孔曰權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扶南蠻也玉目玉之有光明者形小也

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孔曰白州東南蠻與白民接水謂比閭即并閭也本草拾遺云欄木出禽人管孔曰亦東南蠻

安南性堅紫紅色有花紋者名曰花閣管孔曰亦東南蠻陸璣疏云管似茅其根下有白粉柔韌宜為索東路人大竹曰

御覽九百九十六卷引作會人注云會一作禽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路人東南蠻貢大竹愚謂路音近駱疑即駱越劉昫曰廣鬱縣古駱越所居今廣西南寧府地荆州記云臨賀東山中有大竹數十長沙鼈孔曰特大而美故貢也王曰湘州記其西魚復鼓

鐘鐘牛孔曰次西列也貢鼓及鐘而似牛形者王曰揚蠻之羅

孔曰揚州之蠻貢翟鳥王曰爾雅鶴山雉注云揚蠻舊作蠻揚丁嘉謀據孰注訂倉吾翡翠翡翠

者所以取羽王曰禮記注云蒼梧異物志云翠鳥似燕翡翠而翠青

王逸楚辭注云雄曰翡翠雌曰翠劉逵吳都賦注曰翡翠巢于樹巔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夫未飛便取之其餘皆

可知自古之政孔曰餘謂眾諸侯貢物也愚謂南人至眾皆北

嚮南人北嚮則北人南嚮可知

伊尹朝獻商書此篇目也伊尹制諸侯朝獻之贄本在商書中錄于此以明自古之制也古者篇題皆夫

題退在金名古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

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

方獻令孔曰非其所有而當遠求于民故伊尹受命於是為四

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鬚髮文

身請令以魚皮之鞞鯁鯁之醬鮫魃利劍為獻符夫餘婁挹婁

傳云夫餘國在玄菟北挹婁古肅慎之國仇州海中州伊慮即

醫閭也九夷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

風夷陽夷世本曰芊姓東越趙世家云翦髮文身甌越之民也

通典云文身之國梁時聞焉在倭東北人體有文如獸額上有

三文左傳注云鞞佩刀削上飾荀子云楚人鮫革為甲山海經

注云鮫皮可飾刀劍本草注云沙魚一名鮫孔曰鯁魚名魃盾

也鮫文魚也愚謂醫巫閭山在錦州府廣寧縣西九夷即禹貢

岬夷之地陸璣詩疏云魚獸似猪東海有之一名魚狸背有斑

文腹下純青一切經音義引臨海記云烏鯁以其懷板含墨故

曰小史魚又引埤蒼云魚腹中有骨背有首闊二寸許有鬚

甚長口中

有墨噴則

噴人吳都賦云

為鎧埤雅云鮫海魚也狀如鼈而無足利劍蓋倭刀之類

音閭漚音甌鬚與翦同鞞并頂反刃室也鯁

舊闕據北堂書鈔訂鯁鯁即烏鯁也魃音伐

正南甌鄧桂國損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三

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璠璫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

為獻王曰甌即甌駱山海經云桂林八樹在番禺東秦取之為

者也愚謂趙世家索隱引劉氏云朱崖僖耳今謂之甌人即甌

駱荀子云楚縣之以鄧林損子疑即暉都漢武帝置朱崖郡治

此今在廣東瓊州府瓊山縣東南產里即車里今雲南普洱府

也百濮或云在巴中或云今雲南曲靖府地九菌蓋即九真漢

為郡今安南國清化新平二府地漢書注應劭云珠崖郡在海

中崖岸之間出珍珠故名又今廣東廉州府本漢合浦郡有珠

池在府東南海中產珠一切經音義引異物志云璠璫如龜生

南海中大者如蓬條背上有鱗煮之則柔埤雅云犀之通天者

可以破水其次正插角腰以上通其次倒插角

腰以下通菌音駮又音窘短狗並本作短狗

正西昆侖狗國

鬼親枳已闢耳貫胸雕題離身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純罽江

歷龍角神龜為獻王曰王肅云昆侖在臨羌西狗國犬戎也鬼

親鬼方也山海經有聶耳離耳國呂氏春秋

云北懷關耳山海經有貫胸國其為人胸有竅雕刻鏤也題頭

也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又有三身國一首三身又有黑齒國齒

如漆荀子云南海有會青丹于西海有文旄何承天纂文曰純

氏罽也孔曰江歷珠名龍解角故得也愚謂昆侖在甘肅西寧

府西塞外五代史云狗國人身狗首長毛穴居世本注云鬼方

于漢則先零戎也國策云楚得枳而亡今四川涪州也會青銅

之精楊倞云可化黃金出蜀山越嶲後漢書云冉駹夷能作筆

疑注云筆即紕說文云罽西胡毳布也師古云毼毼之屬

引作離巨誤也旄音毛犛牛之尾名犛以犛為麾曰旄今四川

雅州府清溪縣大相嶺之外有地名旄牛產此

牛背邽及胡尾皆有長毛紕卑疑反罽居例反

正北空同大夏

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嬾犁其龍東胡請令

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馱良弓為獻

王曰爾雅北戴斗極為

空桐史記趙襄子娶空

同氏大夏在西域月氏擊而臣之莎車國治莎車城趙世家北

滅黑姑豹胡北胡也代北狄之別秦漢代縣今蔚州樓煩在晉

北月支居敦煌祁連間漢匈奴傳有昆龍新犛國東胡在燕北

漢鮮卑其支裔也漢匈奴傳大月氏出一封橐駝唐吐蕃獨峰

馳日馳千里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馱駞馬也生七日而超

其母東夷傳句驪別種名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愚謂空同

國子姓舊說在隴右錢站以為順天府薊州東北空同山是也

莎車國今葉爾羌地樓煩今山西寧武府地或云漢之樓煩縣

在今山西代州崞縣東北月氏今甘肅肅州及安西州地昆龍

新犛在匈奴北東胡今直隸承德府以東白玉出于闐馬父驢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七

七

七

七

七

母曰駮駮氏音支熾犁亦作湯曰善東白正出于闕無父

繼離李斯文乘繼離之馬即此南代西代

其車國今葉爾美對對今山西靈州此道云善之對駮

其車國今葉爾美對對今山西靈州此道云善之對駮

其車國今葉爾美對對今山西靈州此道云善之對駮

其車國今葉爾美對對今山西靈州此道云善之對駮

其車國今葉爾美對對今山西靈州此道云善之對駮

其車國今葉爾美對對今山西靈州此道云善之對駮

其車國今葉爾美對對今山西靈州此道云善之對駮

其車國今葉爾美對對今山西靈州此道云善之對駮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五

逸周書集訓校釋八

祭公弟六十

王若曰祖祭公子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

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

德王穆王也祭公名謀父周公之孫子穆王為從祖食邑在河南管城今鄭州地虔虔敬也夏為昊天疾急溥大也禮天子

有疾稱不豫諸侯曰負茲今言不豫尊之也省省問弔淑也祭

言不為天所祐乃降是疾疾恐一旦不諱故望公告以美德

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尙在茲朕魂在于天

昭王之所勛宅天命昭王穆王之父魂在先王左右言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上帝度其

心實之明德付畀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

南菁書院

嘉定朱右會亮甫著

祭公弟六十祭側界反禮記作祭公願命

王若曰祖祭公子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

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

德王穆王也祭公名謀父周公之孫子穆王為從祖食邑在河南管城今鄭州地虔虔敬也夏為昊天疾急溥大也禮天子

有疾稱不豫諸侯曰負茲今言不豫尊之也省省問弔淑也祭

言不為天所祐乃降是疾疾恐一旦不諱故望公告以美德

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尙在茲朕魂在于天

昭王之所勛宅天命昭王穆王之父魂在先王左右言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上帝度其

心實之明德付畀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

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

度如爰究爰度之度居也應亦受也言文武之安定下國制作陳布周密蓋惟

天使之心能制義真明德于其身故付與四方用茲申予小子

追學於文武之蔑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大命用夷居大商

之眾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又王家

孔曰夷平也言大商本其

初也愚謂申重也蔑末也猶言端緒也龕與堪同將奉也王曰

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

孔曰稱舉

也昭考昭王愚謂揚續也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

猶言盡心率用也後漢袁安傳注云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

詔畢桓于黎民般

桓憂也言信如王言君臣當悉心以憂民使民和樂般樂也桓憂也方言文般音盤

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

受之惟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茂豐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亦

尙寬壯厥心康受父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

武王申大命戡厥敵

孔曰真正也董之用威伐崇黎也愚謂言天使文王以正伐不正亦尙寬以敷文壯

以奏武故能安受治之天用休美至于武王心公曰天子自三

公上下辟于文武

三公師表百職承弼一人故文武之子孫大

開封方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基丕維后稷

之受命是永宅之

封讀為邦方讀為旁周所封建各有疆宇皆天所錫與武王者丕詞也續國承家當思維

周之基業自后稷以來積累千餘載而後受命可不兢兢業小心

求所以永居之乎封方二字舊倒據孔注云大開國旁布于

下土則舊本訛也王念孫曰封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

邦方旁古字通旁者溥也徧也始并宗子嫡子也今後所封建亦當思維樹嗚呼天子三公監

于夏商之既敗不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不

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孔曰言當以夏商為戒無後難之遺守其序而終也既終之則有利于宗

皆由文武之德難去聲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反罪

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

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

外尚皆以時中又萬國孔曰寅敬也戾反罪疾謂已所行時是二王文武也嬖御寵妾也莊正也小謀

不法先王也大作大事也恤憂也外謂王室之外愚謂反仁為

戾背理為反以貧苦民為罪急政害民為疾固陋也寵妾棄后

則夫婦之道苦風化之原薄矣小謀小人之謀無遠慮也嬖御

士倖臣也疾嫉也家相嗜利營私者不舊作不誤也反仁為為罪賈子道術篇文背理為反管子注云以貧苦民嗚呼三公汝

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君德朝政責在三公故復申誠

之若違道亂政受天下人詬詈是則大昔在先王我亦維不以

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孔曰先王祭公所事也辟君也言我事先

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愚謂險于難言遠于難也

免免于罪沒終也辟必亦反丁讀為避淮南主術篇云幽野

險塗注云鳴呼二公子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孔曰

皇大也言當式敬我言曰康子之攸保勸教誨之世祀無絕不

如此則天下皆安之子指三公安子所保不違道以亂政王拜手稽首

我周有常刑也勸教誨陳善閉邪也不讀曰否黨言黨善也美也孔曰王拜則三公拜可知黨如

史記第六十一字一云通作讜讀他朗反盧云黨讜古字通

維正月王在成周味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

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左史史官記動者戎夫名也遂往也

夢人以往事相驚孔曰集取要戒之言月朔望日子于王前讀之

左史漢書古今人表作右史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之班固藝文志云左史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

記言右史記事二文正相反而而生亂皮氏以亡孔曰君不行信義由哲士故哲士凌君

如陳氏厚施竊國羽翼既成急之生詔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

變今山西絳州河津縣西有皮氏城

逸周書集訓校釋入

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

國語云依嵎歷華韋昭云俱國名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南有

城華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

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

孔曰賢良不行貨故蔽遠桀由好財亡也愚案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曲

逆者桀之所善也湯皆事之以千金呂氏春秋云夏桀嚴兵而

不仁者其臣懼其臣懼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

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

嚴兵猶嚴刑也淮南子云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銅柱史記云紂

以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乃重辟刑臣不敢忠則不仁不仁樂

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

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孔曰君荒於樂則權臣專斷用刑濫矣有虞商均之後愚案史記陳杞世

家云舜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索

隱云梁國虞城是也據此則虞氏之亡當在夏季商封舜後于

遂胡公其後也故云遂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

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

孔曰謀主謂孤長大臣也前事謂專命

丁曰人臣挾其奉孤之德而責報無已遂致與君日疏位均勢敵也

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

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三卿謀變質沙

以亡

孔曰錮職謂專權也愚謂錮猶廢也譁誅不服罪也質沙即宿沙始煮海為鹽此其後也弗加誅戮因久拘而謀叛

宿說文作夙而質字古文作質形相近三卿舊作譁卿依卜世昌本訂

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

所附三苗以亡

間離間撓亂也史記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義而禹滅之

弱小在

疆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

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孔曰無天命命在疆大者也有夏啓也戰于甘滅扈愚案馬融曰有

扈夏同姓國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有扈谷

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

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

孔曰皆重不別長庶寵秩同也分黨各有所事而爭

立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詔臣日貴功臣日

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孔曰有功不賞而貴詔臣宜其出走也愚謂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

西有平州城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

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孔曰林氏諸侯天下

見其遇戎不以禮遂叛林氏林氏孤危愚謂離戎疑即驪戎在西安府臨潼縣東昔者曲集之君伐智

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

曲集以亡孔曰伐智自足也伏謂不為之用曲集愉州皆古諸侯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

責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

有巢以亡太平寰宇記云古居巢城陷為巢湖湖在今安徽廬州府巢縣西孔曰秉政則專生殺而多怨讎君奪其

政懼禍及故作亂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鄩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

讓上下不臨後鄩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鄩君以亡孔曰柯所以秉

喻君斧所以用喻臣不臨言不相承奉也小弱不能行令愚謂鄩國陸終子萊言之後妘姓也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西

北重氏少昊時木止之後左傳注云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亭今在山東濟寧州魚臺縣北言鄩君以白則國未滅也其後鄭

桓公滅鄩在幽王時潛夫論以羔裘之詩證儉嗇非也鄩音檜萊言亦作求言久空重位者危昔有

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

共工以亡山海經云炎帝之五世孫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是復土壤吳任臣云共工生術器及句龍

術器襲共工號在顓頊時作亂帝命辛侯誅之以其弟句龍為后土汲冢瑣語云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深淮

之淵即術器之臣也據此則非堯時共工明矣無臣言無人可為己之臣也下官小臣也犯難爭權疑者死

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

死國亡孔曰爭為犯難不果為疑林氏恃勝上衡氏怠義所以俱亡愚謂偽讀曰為古字通知能均而不

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

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孔曰二臣勢鈞而不親權重各養徒黨所以分國也盧云有南

之國在南郡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

逸周書集訓校釋八

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孔曰有果亦國名爵重祿輕比口不成也外權謂外大國

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

責臣之廉而祿不贍用故貌為窮匱以罔上實則比黨虐民為君斂怨也畢程即周程邑蓋王季滅之據孔注曰有位無祿取名自成關

處疑是名字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

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丁曰禮坊記有陽侯疑即陽氏之君愚謂地里志城

陽有陽都縣故城在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南運移徙也業形而復者危昔穀平之君復類

無親破國弗克業形用國外內相援穀平以亡盧曰形刑通朱駿聲曰類讀為

盤曰復復類戾也國不勝破以刑為業也愚謂外內相援如紂之前徒倒戈攻後武不止者亡昔阪泉

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

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趙曰阪泉氏疑是炎帝之後愚案史記云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

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此炎帝即班固所謂參盧皇甫謐所謂帝榆罔也神農本都陳又都曲阜榆

罔徙于獨鹿在阪泉之側因又稱阪泉氏或以為即蚩尤非也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媯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東出

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南有涿鹿故城即獨鹿也孔曰無文德故智士寒心很而無親

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

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很蓋也知過不更聞諫愈甚執事猶作事也不從不順理也宗職猶

言盡職解體離心也縣音懸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

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路史國名紀云玄都少昊時諸侯孔曰棄賢任巫所以亡

也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

而好賞財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

亡孔曰性仁而無文德非兵而無武備無功盡賞無財財字舊脫據孔注增美女破

國昔者績陽彊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

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重丘在山東東昌府荏平縣西南孔曰重丘之君畏

逸周書集訓校釋八

其并已惑之以女君昏于上權分于下所為二也重直龍反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

常池圍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

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國語云當成周者北有潞洛左傳云晉侯略狄土還及雒其地在山西潞安府

竟工功土木之功成商成湯也

職方第六十二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

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孔曰此在周官大司

馬下篇穆王使有司鈔出之欲時省焉國曰都邑曰鄙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閩蠻之別貉狄之別鄭康成

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

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愚案說文云閩東南越山海經注云閩越即西甌在歧海中文選注劉逵云秦以其地為閩中

郡詩韓奕傳云追貉北狄漢書揚雄傳注云貉東北夷郭璞云今扶餘國即滅貉故地

閩亡巾反貉莫覓反畜許又反周官

數下有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周之九州分為三列揚荆為要字

並為一列自南而北由陽而陰也孔曰貫東南曰揚州其山鎮

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

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稻禹貢揚州北至淮東至海爾雅言殷制九

州江南曰揚則北不得淮周以淮為青州浸疑同于殷鄭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浸可以為陂灌漑者

錫鐵也鳥獸鸞鳩鵠犀象之屬孔曰箭篠也九州土氣生民男女各不同賈曰皇覽云會稽山本苗山在山陰縣南七里水鍾

曰澤水希曰藪具區即震澤愚謂三江一大江北江也一松江中江也一浙江南江也五湖彭蠡長蕩射貴鑑湖也禹貢云

揚州貢金三品及篠簜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管子云二十七尺而至于泉其水鹹宜稻

會古外反周官無雞狗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

其浸波澨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

稻荊州北界禹貢以荊山爾雅以漢水此以波水則此州界殷大于夏周又大于殷也鄭曰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齒象

皇清經解續編 逸周書集訓校釋八

齒也革犀兕革也賈曰革用為甲故函人有犀兕愚謂衡山在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雲夢在湖北荊州府監利縣南或曰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巴邱湖即江南之夢水經注曰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南入淮淮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故關駟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以今輿地言之波水出河南汝州西南南至魯山縣西合淮水東北至許州襄城縣東南入汝波在南湛在北荊豫二州界別于斯合汝以後則以汝為界可知矣說文曰澆水在漢東荊州浸也春秋傳曰除道梁澆今澆水出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栲栳山南至州西入澆入澆以後澆即澆矣通典云辰州貢丹沙禹貢云荊州貢金三品羽毛齒革爾雅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邵晉涵謂梁山即衡山波澆舊作頽湛與周官同今據說文訂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潁

湛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華陰東至底柱孟津過雒汭至大伾其南為豫其北為冀三代皆同鄭曰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孔曰家所畜曰擾五種黍稷菽麥稻也賈曰竹木生平地曰林今許州見平地多林木愚謂華陰今屬陝西同州府華山屬豫則其西為雍矣中牟今屬河南開封府滎滎澤沛水所溢周為通川達于鉅野穆天子傳于滎水是也雒水出陝西商

州上雒縣東北至河南南府鞏縣入河說文曰潁水出潁川陽城陽乾山東入淮豫州浸湛沒也一曰湛水豫州浸今潁水出河南府登封縣東陽乾山東南至安徽潁州府潁上縣東南入淮湛水出汝州寶豐縣東南魚齒山西北東至襄城縣南入汝漆木有汁可以髹物其木似檇枲麻也禹貢云豫州貢正東漆枲編紵織纊頽湛舊作波澆與周官同今據說文訂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流其

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

此青州當夏殷之徐州而

兼得豫東之望諸其徐州西北岱大野則割以屬兗爾雅云沛東曰徐州是徐兗以沛為界而此不然也沂山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南望諸孟諸也亦曰明都在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東北淮水在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北入海其上游自潁上以西豫荆之界非青境也泗水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西南至淮安府清河縣北入淮沂水出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北西南至江蘇徐州府邳州入泗沭水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南至江蘇海州流陽縣入海今三水水道不與古同蒲生水澤所謂澤之荏蒲禹貢云徐州貢魚春秋傳曰鄆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人藉稻又曰齊侯將食魯之麥

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澇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河自大伾折而東北至大陸之東南與冀分界又東北為九河至逆河與幽分

界其南泲水過荷澤貫鉅野與青分界又東包岱至淄水之源折而北得漢干乘及勃海之西境與幽分界蓋比夏殷縮其東北而贏其西南焉鄭云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盧維當為雷雍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成陽愚謂岱今山東泰安府北泰山也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雷夏澤在曹州府荷澤縣北與濮州接界雍水在荷澤縣南二十五里或曰盧濟北盧縣維即澠水然盧縣未聞有盧水澠水水源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流俱在幽竟非是孔曰四種黍稷菽麥

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

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殷周雍州俱兼禹貢梁州之地嶽本名岍亦曰吳嶽古之

西嶽也地理志云吳山在汧今在鳳翔府隴州南風俗通云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決為弦蒲藪今在隴州西四十里涇水出平涼府西東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汭水出平涼府華亭縣西東至涇州入涇渭水出蘭州府渭源縣西北東至同州府朝邑縣入河洛水出慶陽府安化縣東北東南至同州府華陰縣入渭禹貢云雍州貢璆琳琅玕地理志云京兆藍田縣山出美玉漢書東方朔傳曰南山多玉石謂終南山也淮南子云渭水多力宜黍管子云四七二十

八尺而至于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稷

弦舊作東北曰幽州其疆王念孫曰弦誤為強因譌為疆耳今訂正

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此幽州于禹貢為青州而兼得兗之東境

河泲入海處于爾雅為營州鄭曰醫無閭在遼東獫狁在長廣菑出萊蕪時出般陽愚謂醫無閭在盛京錦州府廣寧縣西獫狁養澤今涸元和志云在萊州昌陽縣西北四十里菑水出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岳陽山北至壽光縣入海時水出臨淄縣西南西北至博興縣入泲禹貢云青州貢鹽絺海物康成云海物海魚也左傳云海之鹽蜃管子云齊有渠展之鹽史記云太公封于營邱通魚鹽孔曰四擾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牛馬羊豕三種黍稷稻也

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

牛羊其穀宜黍稷

河內謂西河之東南南河之北東河之西此冀州小于禹貢同于爾雅霍山一名太岳在山

西平陽府霍州東其北蓋即并州境矣揚紆鄭曰未聞攷爾雅秦有楊陵呂覽作陽華淮南作陽紆俱云秦藪則不在此也冀藪當云鉅鹿或傳鈔者誤耳漳清漳水也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西南少山大黽谷其故道東至安平阜城入河露讀為潞濁

漳水也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東至河南彰德府林縣入清漳水汾水出寧武府寧武縣南管涔山西南至蒲州府榮河縣入河賈曰霍山見有松柏出焉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

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此于禹貢為冀州之地于爾雅則幽州也鄭曰恆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鄆庫池出

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涑出廣昌易出故安凡九州山鎮藪澤言曰者以其非一日其大者耳愚謂恆山北嶽也在直隸定

州曲陽縣北昭餘祁在山西太原府祁縣東庫池出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大戲山東至直隸天津府靜海縣入海嘔夷今名

壺流河出山西大同府廣靈縣西東至直隸蔚州合桑乾河涑水一名巨馬河出直隸易州廣昌縣東至天津府天津縣入西

沽易水出易州西山谷中東至保定府定興縣入巨馬河此據今水道言之古者庫池涑水當會大河入海孔曰五擾牛馬羊

豕犬五種黍稷菽麥麻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為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衛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為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藩服孔曰侯為王斥侯也服言服王事也甸田也治田入穀也男任也任王事

采事也為王事民以供上衛為王捍衛也蠻用事差簡慢鎮者言鎮守之藩服屏藩四境也賈曰蠻之言縻以政教縻來之自

此以下皆夷狄大行人總謂之蕃國愚案舊說禹貢五服每面二千五百里通五千里職方九服共四千五百里通王圻為五

千五百里大于禹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周官云凡邦

貢者五百里云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

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鄭云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

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鄭云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相維

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孔曰連率牧監各任能也土地所有乃貢之賈曰諸

侯貢于王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王將巡狩則戒于

四方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鄭曰乃猶汝也

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共具孔曰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及王

刑賈曰十二年王將巡狩之時先以文書戒敕于四方

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者字當依周官衍賈曰王將發行之時即在王前巡行前日所

施戒令鄭曰殷眾也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王殷國亦如之同孔曰不巡狩之年六服盡朝謂之

道音導國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五終

善化劉鏞校
長沙王賓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六 南菁書院

逸周書集訓校釋九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芮良夫弟六十三

厲王失道芮伯陳誥作芮良夫芮國名今陝西同州府大荔縣有南芮鄉北芮鄉成王時有芮

伯為司徒良夫其後也時厲王任用虢公長父及榮夷公皆好專利作威而不知大難故芮伯戒之此節舊脫據羣書治要

補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首謹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

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德民讐茲

言允效于前不遠致極也道父母之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是也人君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

子效驗也首謹舊作道謀否德舊作否則商紂不改夏桀之

虐肆我有周有家言紂不道似桀故周代殷改舊嗚呼惟爾

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王不

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言基業至重執政者當如先王之臣兢兢業業匡贊奈何昏眊

不願治亂導王為不順聚斂浚民繁刑督賦佐天子之亂心而進于禍患民何以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

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孔曰行善則治行惡則亂皆所聞知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

聞是惟弗知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艱哉以古為鑑將以審己之得失不聞不

知無責也知而不改未如之何故曰難也爾聞以下十二字舊脫據治要補

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

后一而已寡不敵眾后其危哉孔曰害民是與民之怨讐類善也不知君則怨深矣言上下無

義共相怨對則寡者危也嗚呼野禽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

實惟人民亦如之孔曰雖野禽人養食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嗚呼下舊作三空圍

據治要訂注同王念孫曰野禽家畜疑誤倒觀孔注則譌已久矣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

王不勲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

其亂而孔曰專利為貪曲從為諛愚謂勲者盡心盡力之謂備豫防也單盡也專利則財力竭作威故民重足而立民

不堪命必作亂矣而語詞事王舊以予小臣夏夫觀天下有

士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之患其惟國人不遠言莫能相尚代

德謂可以代周之人盧曰患不在諸侯而在國人言內潰也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

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贖禍翫裁遂非不悛

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小子孔曰洗心改行憂往過則安爾之居位贖陽不聞翫心不悛後改矧

况也尚不知王定况貪諛之臣能得其所也非字惟禍發於

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

大難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

厥求唯曰哀哉孔曰言人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苟且無遠慮賄賂不任德賢者靖默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

各得其求君子為之哀也攸忽文選楮白馬賦注引作我聞

倏忽所見本異故書心字大字並脫羈作善茲據治要訂

逸周書集訓校釋九

日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

成華美之言不能致之實用故無功篤行之士內惟爾小子飾外純一故可與圖終君子不以言舉人為也

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

蕃多徒眾言非一也愚謂誣妄蒙欺也如木之顛如器之覆爾自謂有餘子謂爾弗足敬思

以德備乃禍難孔曰言其不足于道義也以用也乃汝也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

予為惟爾之禍為偽通言無謂子偽以禍害相恐賜子實見爾有必然者也其後國人果叛疏在于虞

令毋或作為呂覽作詐偽詩人之為言白帖引作偽言是為偽古通用也爾已鄭師謂其非不

天子晉弟六十四天音泰篇內同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天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遂巡而

退其言不遂歸告公曰天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

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孔曰叔譽晉大夫叔向也天子晉周

靈王太子名晉五稱說五事遂終也聲就復與周二邑名周衰晉取之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

請使暝臣往與之言若能矇予反而復之孔曰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暝矇覆也愚

謂復還也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于泰山夜寢不寐晝

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大師將來甚喜

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懼盡忘吾度孔曰語高于泰山言無上不安言飢渴也懼而

忘度所以為謙度上舊衍其字依御覽刪忘亦作亡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

不驕自晉如周行不知勞甚成不驕言有成德不驕慢王子

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

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咫施讀為弛弛禁也限猶阻也將扶也八寸曰咫喻近也言已不及古

君子行積並去聲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

孰有廣德孔曰問舜已下可法則之君子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

皇清經義 逸周書集訓校釋九 三

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居其所恭已無為也奉

合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

之謂聖謂取人之善不好與謂率以政而不務小惠如文王者

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

既有其眾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大道言其全體小道言其散

于美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所是

之謂義孔曰一人紂也義善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

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宣顯辨別命以名命王

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

士士率眾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眾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

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

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

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文者長也夫者扶也胄子國子也

任事也率眾時作猶言率作與事伯長也移善謂推其善以治

人同者同其好惡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凡五等諸侯其臣下

皆稱之曰公侯美也孔曰立名生物謂化施于民也成謂成物

敦厚也訾歎恨也愚謂曲禮曰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

人言天下莫有抗也又曰君天下曰天子天下謂外及四海也

春秋繁露云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是其義也獨斷曰天

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莫有怨訾言無一物

不得其所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玉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率眾北堂書鈔師曠罄然又稱曰溫

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曰曰下學以起尙登帝臣乃參天子自

古誰孔曰罄然自嚴整也愚謂方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

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穆穆

明明察也赫赫明也孔曰律法也熙熙和師曠東隅其足曰善

盛丁曰皆作言受其裁成也財與材通

逸周書集訓校釋九

哉善哉王子曰大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跣是以數也

東躅踏也驟亦數也王子戲問故曠戲答盧曰李登聲類云偏舉一足曰跣東舊作東據御覽訂亦作踞躅音同跣紀于反

又求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靈矣遠

人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

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注屬也孔曰交言于堂故更入燕室坐歌此辭而音

合于無射之律嶠曲名也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

大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詩

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麋鹿取子

不疑以是御之孔曰蹶然疾貌馬不剛轡不柔言和擾也愚謂為治也麋鹿盛也取于猶轡控也言馬志氣之

盛由轡控不疑于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唯耳之恃而

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孔曰辯別也為人有所別唯恃耳也宗尊

也愚謂宗主也王子曰大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

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木當時而不伐夫何可得且吾聞汝

知人年之長短告吾木舊作大夫何作天何茲依不宗洛本師曠對曰汝聲清汗

汝色赤白火色不壽聲散而不收如汗之出而不返清為金汗為火故知其色赤白金不勝火則火為主

火必附木以炎今無木故不壽王子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

殃將及汝孔曰鬼神之事秘不欲令人知之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孔曰

之年為三年則王子年十七而卒也愚謂此篇晉史所記無疑以下諸篇疑皆是也亦不聞其說

王佩弟六十五其子賦曰謹言謹言人國受之言亦不聞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佩德以利民猶之佩物以利用民利則順以事上

合為在因時應事則易戒合為猶當為也不先不後謂謀成在

周長有功在力多孔曰周忠信也愚謂長短昌大在自克不過

逸周書集訓校釋九

在數懲孔曰以義勝欲得昌大數自懲艾則無過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豫前定也慎成

敗于未為察禍裁于所伏故曰一日二日萬幾除害在能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

勝大患在合人心除害在勇安民在納諫孔曰時謂可伐時也舉合民心何患之有殃毒在信

疑孽子在聽內信所可疑謂聽讒聞盧曰孽子謂災害其子趙曰聽內聽信婦人偏愛之言化行在

知和施舍在平心孔曰可吝相濟曰和施施惠舍救罪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

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孔曰聖人以聞過為幸貴速改也受諫則無非故福以愛民為基親賢人則固

明君之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孔曰義也

所與密所親近所任用皆忠良則福利至反是則禍害生愚謂離合民心向背也漢書主父偃傳引作安危在出命尊在

慎威安在恭已威儀慎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禮曰人有禮則安危亡在不知時背時則逆天逆

天者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

不可不察懈惰者不可與為善猶豫者不可與乘時舍正大而趨邪僻雖有天位弗能安居蓋未有不審于得失之

術而能佩德者也殷祝弟六十六

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

中野邑名委棄也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

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

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

王明之孔曰大帝謂禹明禹之事于士民也士民復致于桀曰以薄之君濟民之

殘何必君更薄湯所居言吾民已有湯為君矣何必桀更為此邑之君哉故書之君作之居殘作賤茲依丁本

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中

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孔曰不齊地名不齊舊

不重又脫士士民復重請之丁曰士民請皆歸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

字依盧說增逸周書集訓校釋九

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為之吾則外言見外于士民也以吾道為是猶可留而為之今不然也湯曰此君

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

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孔曰南巢地名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

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

璽印也古者天子以至大夫印皆曰璽舊脫取天子之璽湯以下十二字據唐六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增訂

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

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

處之理正其疆理紀綜其紀綱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

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

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孔曰逆天

道故不施雌勝雄女凌男之異逆人道故不行下必順上所以

教治也愚謂此篇之作蓋在春秋之季政在大夫駸駸有代興

之勢故陳古以刺今謂湯放桀非湯放之乃桀自不能居而去

非專政逐君者得以藉口末述湯誓見下不順上乃陰勝陽雌

勝雄大亂道以無道周祝弟六十七故離因其前以情結

曰維哉其時告汝不聞道恐為身災維念也言所以告汝者恐汝不聞道而災其身也

謹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阜汝朕則亡汝

朕則壽汝朕則名汝謹謹謹眾盛之意善者生之惡者刑之經紀其禮法昌阜其貨財放逐其讒賊布和

氣以登其壽予爵祿以成其名故曰文之美也而以身剝自謂

智也者故不足孔翠以文受害人自謂智乃其所以愚也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

後有茅孔曰言牛以角死虛言致穢也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孔曰

以不怠故濟以趣時故聖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患在怠行而多言故在

言舊作在口言王念孫據文乎符言篇訂時之行也勤以徒不知道者福為福時之

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時去不再來再來已非故不知

知道則怠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三者自然之地

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為時觀彼萬物且何為求生長收

命之如雞鳴而人以為為時因其自然耳芸故天有時人以為正

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正如正鵠

刑罰何以彌教孔曰經經度之也敬敬上命也教之以禮民不

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身而不敢以噬獠

有爪而不敢以掀孔曰聽順靜服謂不為亂也愚謂因其能者

也喻民有爭心而不敢肆也獠胡官反爪舊作蚤據說文

訂盧云爪為覆手又為手足甲論字當作又掀掘同其月反勢

居小者不能為大持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執道者不可以不大

勢力也局于識量不勝大任執道故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

之起自近者聲色臭味安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

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攫人之智也而陷于詐孔曰成者能

虎以貪陷奔人以欲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

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葉當為華言有大美必有

故見微慮遠者儼乎若矢之將至故澤有獸而焚其草大威將

至不可為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為勇大威天

巧避也草與巧為韻舊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

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離遠也絕也天地

患之道在慎守舊章而君臣悉心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

也無私照孔曰還至也貌謂無實時至並應日出普照也還

皇清絕角經 逸周書集訓校釋九

云速也時之行也順無逆為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燁也固定上為

天下者用牧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也孔曰燁然也火

曰炎上收法也丁曰桴編木為之大曰桴小曰桴愚謂法明如

火故人不犯不善易滋如水就下有道乃能濟定上盧云當

為走上愚謂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

或炎上之譌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

之何頃國覆國事國孤國屠國皆若之何孔曰惡於何也言其

人屠謂為人分裂也愚謂頃讀為傾事當作爭玉篇云古文爭

字頃傾同危也舊作須又屠下脫一國字依王念孫說訂

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為國者使之

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仄傾側也食謂明

君陽魁柄失則臣凌君行道也是如荀子是其故天為蓋地為

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

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天覆地載君臣之職其道則健順

也滄音創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故萬物之所

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反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

陽惡姑短長惡姑柔剛五行以生為體以勝為用萬物生成皆

也飛潛動植各具一性而原始要終莫非氣化之自然川流殊

派敦化則同故幽明陰陽短長柔剛執一而言者不知道者也

孔曰姑且也言幽明之相代陰陽之變易短故海之大也而魚

長之相形剛柔之相生無始無終之道也何為可得山之深也

虎豹豺獭何為可服人智之遠也奚為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為

可牧玉石之堅也奚為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

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凡此皆自然之理君子之為政

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為此言生民有欲故天維彼幽心是

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此所謂為也孔曰包

桀于人也勝故天為高地為下察汝躬奚為喜怒天為古地為

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為紀天下之

於不安分分生于名循其名而察之則天高地下固其所也奚

為喜怒乎是故名以名者非人也物始而名始矣以名立紀者

亦非人也名定而分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

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人情無不嗜利聖人制其等天子

一圻列國一同卿大夫采不過百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其則必有羣加諸物則為之君舉

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孔曰大道天道也極中也事業

也愚謂則者道之表也王念孫故曰舉其條則有理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六終

善化劉鐸校
長沙王賓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十七

南菁書院

逸周書集訓校釋十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武紀第六十八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捷

克口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臨權而疑必離其災口口不捷智

不可口口於不足并於不幾則始而施幾而弗免無功便辟側媚國之

蠹也臨權者貴審時而斷離權也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脩

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固之僻國之守也伐服

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伐善者不伐三守循順也順山川之形勢而固守之僻險僻

也伐服不為神所佑戰不正勝攻險多傷伐國有六時五動四順間其疏薄其疑推

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約此謂六時間謂設事以離間之薄迫也及其謀未定而迫

之推去也荀子曰孤獨而晦謂之危弱者綱紀存而人民寡衰者志氣衰而政事亂暴伐之也約貧困也間居覓反薄迫各反排擠也扶之而不讓振之而不動數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

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謂五動革讀為疾革之革急也立之

害毀之利克之易并之能以時伐之此謂四順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則國有相

疑之勢故不利于扶植而利于毀賊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唯克之易并之不能可

伐也立之害毀之未利克之難并之不能可動也越國鄙遠得之而不能居

故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壤地雖同而彼之戰守有餘故立之害

毀之不利凡六時五動四順皆戰國之陰謀非聖人除亂救民

道靜以待眾力不與爭權弗果據德不肆國若是而可毀也不

與我爭力使我雖有威權而無所用徒以兵甲亟地荒而不振

德衰而失與無苦而危矣振奮也民有離心不奮力以耕種失與失所與之人無苦而危言不待侵

也伐求之以其道口口無不得為之以其事而時無不成有利備

無患事求猶責也道謂交鄰之道為使也時當為事時至而不迎大祿乃遷延之不

道行事乃困遷去也延進也言不作小口動大殃謀有不足者

三仁廢則文謀不足勇廢則武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闕處

謀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幹也敵國

侔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口樞體也土地未削人民

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昏亂之君國未亡也本根幹枝倫質倫理

也樞體樞機之體土地生物以養人故以為本然必有德而後

有人土財用此蓋失之侔齊等也以邦交離合為輕重亦縱橫

者之說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不畏鄰家難復飾也封

疆侵凌難復振也服國從失難復扶也幾失失國之幾阻疑也君臣相猜國政誰卹飾

粉飾也所從之國非有德者豈肯扶也大國之無養小國之畏事不可

虧體以陰不可虞而奪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親而侵也不可

摩而測也不可求而循也無養不能覆字也本權猶言常變繩直也小國之存亡聽命于大國不可

以常變曲直計較也據直以約若子產之爭承虧體以陰若句踐臣于吳而陰謀之虞欺也策謀也親而侵如約縱以擯秦摩迫切

也施度於體不慮費事利於國不計勞失德喪服於鄰家則

不顧難矣交體侵凌則不顧權矣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為養民

矣合同不得其位無畏患矣百姓屈急無藏畜矣擠社稷失宗

廟離墳墓困鬼神殘宗族無為愛死矣施謂用財體國體也喪服失其所事交體謂敵

國互相侵凌則邊鄙日聳不得其位即卑辭而不聽口財而無服國從失之意屈急窮乏也擠墜也

枝計戰而不足近告而無顧告過而不悔請服而不得然後絕

好于閉門循險近說外援以天命無為是定亡矣言竭力事大

後存亡可聽之天命也枝支持也近告求鄰國之援不悔不聽其悔過也子曰也不足之不舊闕茲依丁本說熱芮反

有事君民守社稷宗廟而先衰亡者皆失禮也禮國之幹失大禮則無以立

事不法弗可作法而不時弗可行時而失禮弗可長得禮而無

備弗可成舉物不備而欲致大功於天下者未之有也法舊章也不時

泥古悖今也失禮失經世之體備豫也勢不求周流舉而不幾其成亡薄其事而

求厚其功亡內無文道外無武道往不復來者亡有悔而求合

者亡不難不費而致大功古今未有一求周則法時禮備不可闕一流舉猶荀子所謂流事

言無根源也幾冀往去也仁者勇者去而不來據名而不辱應

行而不困唯禮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成事而不難序

功而不費唯時勞而有成費而不亡唯當施而不拂成而有權

久之而能口唯義應行應物以行咎病也施措施也拂逆也

應行章本作隱行王曰無咎當作有咎丁曰關處當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之度不知動靜之時不知吉

是安字逸周書集訓校釋十

凶之事不知困達之謀疑此五者未可以動大事量分量度法

宋本恃名不久恃功不立虛願不至妄為不祥恃名者無實而不繼恃功者驕

盈而必亡虛願不修政福大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

得其次爭而克其下動而上資其力大上帝皇之世其次則立

文是也爭而克楚漢是也其下則安希凡建國君民內事文而

和外事武而義其形慎而殺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禮動之以時

正之以度師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謂也形當為刑刑當其罪

高彪碑形不妄濫亦作形

銓法第六十九

有三不遠有三不近有三不畜畜容敬謀祗德親同三不遠也

親同同聽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愆自惡三不近也讒者變亂曲

氣之親頌德愆者有如忠言竭親以為信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有如同

惡合計搆慮慮泄事敗是為好害三不畜也竭敗也敗其所親

易寇者詐謀亂國甚於寇戎搆當為播布也丁嘉葆曰馮古文播形相似

器服第七十

明器因外有二疲二用器服數饋明器送死之器言神明之器

藉棺者儀禮既夕云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賈公

彥云用大功疏麤之布染為淺緇之色記曰茵著用茶實紱澤

焉蓋用一幅布為之縫合兩邊為帑更以物緣此兩邊因為飾

焉疲謂不任用也用器也禮檀弓云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

祭器周人兼用之是四倍禁豐一餼倍讀為楛盤盞之總名禁

也于曰饋疑饋論所以度無如方案楛長足培與楛杯

高三寸豐承解之器似豆而卑餼讀為觴酒器也培與楛杯
並同說文楛籒也籒小楛也海內北經云蛇巫之山有人操楛
而東向立注云楛或作楛是古字通假也大戴禮注云楛盤盞
盆蓋之總名王念孫曰籒蓋觴之誤詩疏云總名為爵其實曰
觴式矢韋獨既夕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有彈飾焉又曰聯矢一
羊反乘志矢一乘周禮司弓矢云大喪供明弓矢此不

言弓闕文也獨當為鞞鞞酒器中寬下直上食器無迤膏侯脣脣平底陶瓦為之容

五斗迤當為醕酒也膏肉之肥者侯維也脣薑桂之侯樂鈿珠

參笙一竽皆素獨既夕禮有燕樂器檀弓去琴瑟張而不平笙

蓋古琴字珠讀為瑟聲相近笙十三簧竽二十六二九弁焚菜

簧皆以素布為鞞笙竽舊作冠竿據玉海訂膾五昔也廣雅云焚乾也菜若韭芹之類膾或以魚或以肉昔

若魚兔之類有五也纁裏桃枝素獨篔簹蒲席皆素獨斧巾

皆實于丸之有益者纁裏桃枝四寸有節竹譜云皮赤編之滑

爾雅云三染謂之纁又云桃枝四寸有節竹譜云皮赤編之滑

勁可為席周禮司几筵所謂次席後世謂之桃笙篔簹方文席蒲

水草蒲席顧命謂之底席皆以素布為鞞而繫斧巾焉爾雅云

斧謂之鞞巾佩巾也周禮冪人掌供巾冪凡王巾皆鞞篔簹蒲

獨斧舊皆倒玄纁綖縞冠素紕玄冠組武卷組纓

依王念孫訂玄纁綖縞冠素紕玄冠組武卷組纓冠字玄冠委

貌也綖冠系之飾縞冠以生絹為之紕緣邊也以素縞緣冠兩

邊及冠卷之下畔是既祥之冠也武冠卷也以組飾之又以為

纓禮天子朱象琪纁瑱紕紳帶琪與璆同周禮弁師玉璆注云

組諸侯綦組象琪纁瑱紕紳帶皮弁之纁中結五采玉以為飾

此則用象骨也纁瑱以纁懸瑱似纂而赤色瑱充耳也天子

以玉諸侯以石紕紳帶者以紕為帶而垂其首紳帶之垂者

琪渠之反琪纁象玦朱極韋素獨玦決也一名玦以象骨為之

舊闕據玉海訂象玦朱極韋素獨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闔體

極所以鞞指利放弦篔簹捍篔當為篔形近而譌竹器之圓者

也大射禮云朱極三篔簹捍以盛篔捍也鍵謂之篔或曰書篇

也捍拾也鞞于左臂次車羔冒口純次車貳車也穆天子傳云

收拾衣袖以利弦也次車羔冒口純次車之乘以士禮言之其

道車歟既夕記云乘車載旛道車載朝服橐車載蓑笠冒覆式

者也玉藻云君羔幣虎韁幣即冒韋即純闕處當是虎字純

音準載枉綫未喪勤焚纓一給喪與纁同類篇云淺黃色也勤

緣也載枉綫詳喪勤焚纓一給當為勒焚當為樊俱形近而譌

喪勒樊纓俱馬飾也既夕記去薦馬纓三就注云今馬鞅也諸

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屬

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愚案說文云絲勞曰給以給飾纓示

不在用也天子之纓當五采十有二就樊蒲寒反給音怠器

因皆載之名有三士禮啓殯祝取銘置于重既祖祝取銘置于

次車者名有三士禮啓殯祝取銘置于重既祖祝取銘置于

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書其末曰某某之柩

賈公彥曰士無旛旌惟乘車所建攝盛之旛大夫以上有旛

旌通此二旌則備幾玄茵幾如雕幾之幾附纏之為沂鄂也茵

三旌故曰名有三幾玄茵幾如雕幾之幾附纏之為沂鄂也茵

逸周書集訓校釋十

五

纁裏桃枝蒲席皆素獨布巾玄象玄純載于次車故別出之中

緣邊者桃枝下舊衍獨字又獨布二字倒依王念孫說訂

周書序孔子錄書有百篇之序繫易則有序卦序夏傳詩故有

依放百篇為之觀劉向班固言周書七十一篇通序為數知作

序者在向固之先矣然序文與本書時有不相應處豈本書有

脫誤歟抑序者之失歟宋時此書有兩本一本序其書之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文王

西伯入為三公陳善納誨固其職分然以紂之昏闇猶倦

倦乎欲厲其明則忠之至也三訓蓋皆為三公時所作殷人

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殷人尚鬼知禍福

之由人則民行惰而勸懲之柄失紂作淫亂民散無性冒常文

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性善常也變于習而為不善非常也紂

云無性冒常冒盧改為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

示教作文酌此篇言斟酌為政之意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口口凶

年作糴匡匡救也告糴以救荒然篇中有成年文王立西距昆

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昆夷吠戎獫狁北狄詩采

引此係之文王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言布文

五祀稱宜也武有七德口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盧曰所脫疑

事之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盧曰穆王當作文王豈文王

在程作程廡程典舊闕脫據詩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唯當為惟匡正文王卿士諗發教

禁戒作文開諗告也凡言開者維美公命于文王脩身觀天以

皇清經義卷之十 逸周書集訓校釋十

皆三監所監以誅三監包黜股踐奄者所謂虎
兇出于柙龜玉毀于櫝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
閣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以下當有求字周公陳武王之言

以贊已言戒乎成王作大戒贊助也周公正已統之義作周月本統

也書大傳曰三統者所以序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是故三統
三正若循連環又曰不以二三月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

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天有四時時有六氣氣有

建厥沴徵焉王者之所以敬天勤民也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蔡邕明

論引月令篇名云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
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

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媒瀆
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又曰夏小正夏之月令也殷

人無文及周而文義備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邕論如此惜今之不可見也

諡義以垂于後作諡法諡法前古未有故曰肇制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

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

書訓恤刑嘗麥特其緣起爾與周頌訪落小豸不同周公為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

初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至此周成王訪周公

公代太公為太師焉丁曰智仁義德武五則也

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惟民事官周室既寧八

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職職貢也世嗣也

後茲據玉海訂世如晉語非德不及世謂後嗣也周公云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

豫詞謀守位作祭公據禮緇衣篇當作祭公願穆王思保位惟

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鑿古事以王化雖弛天命方永

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弛廢也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

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小臣疑小晉侯尙力侵我王略

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口復王位作太子晉略經略土地之界也

待王者德以飾躬用為所佩作王佩佩猶也夏多罪湯將放之徵

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

儀禮有商祝周祝謂習于商周之禮者在周禮則喪祝之職也序官云喪

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此及下篇蓋商祝周祝之所記故以各篇

民非后罔父后非民罔

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

微纖也隱也君子察未萌之萌故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武以

靖亂非直不尅作武紀

師直為壯然篇中言六時五動四順積非直也唯文而和武而義庶乎近之

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

嶺南之犬吠雪不習見也爰居聞鐘鼓則眩視而悲不習聞也國之用人

亦然一佞貢諛千直獲譏銓衡也所以稱物也惜篇已殘缺

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

與書不相應

周道於焉大備

於焉舊作於乎趙本作明一作民周道於焉大備於是乎茲據玉海訂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七終

善化劉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十八

南菁書院

逸周書逸文十言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

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

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

天上帝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七卷又五百三十三卷文選注五十六卷藝文類聚此程寤篇逸文也去商謂釋美里

之囚御覽八十四卷引帝王世紀謂在文王十年疑非也世紀又云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于宗廟羣神然後占

之于明堂博物志以告文王下有文王曰慎勿言六字金之又御覽別卷引此在程作在翟化為松柏句作化為杞

文王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文選注五十一卷此及下二節疑劉法篇逸文也御覽引風俗通

云周曰囹圄命也囹與也言令骨節木猶故土姑曠以去其人幽閉思愆改惡為善因原之也

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

文選注五卷此及下二節疑劉法篇逸文也御覽引風俗通

因五行相尅而作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尅木故剕以去其骨節木能尅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泆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

五刑大義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並引白虎通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雍水贖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諸本于此鄭康成駁異義云皋陶改贖為剕周改剕為劓然呂刑有剕則周非無刑也

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大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強

梁好武侵陵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災予奚行而

得免于無道乎大公曰因其所為且興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

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太平御覽八十四卷此及下數條疑皆保開篇逸文也帝當為商

古文形相似強梁多力也史記云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因其所為以興化者言民窮困易于

見德也特德者昌特力者亡史記商鞅傳傳但稱書曰而索隱以為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也餘其必有據矣

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漢書蕭何傳此大句亦見史記張耳陳餘傳不稱周書蕭何傳則明言之師古又

實之以劉向所奏之七十一篇也又案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時毋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語意與此相似

大公曰知與眾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

不狂不癡不能成事太平御覽七十九卷

文王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為此則

不祥大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

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

民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為政也太平御覽

八十四卷

四卷

逸周書逸文十一

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 廣韻 惠棟曰此語別無所見當在箕子篇愚案藝文類聚引帝王世紀

曰武王克商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十朋令原公釋百姓之囚然則或是克殷篇軼文也又案竹書紀年統箋云王曰咨爾

商王父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錫朕以國闡洪範九疇侯錫以道朕殛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逃

其以屬父師云天不非常一人之天不亦天之因非常一人云未知所出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為耜鉏耨

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菓蔬之實 通鑑外紀太平御覽一卷又七十八卷又七百

六十三卷又八百四十卷藝文類聚十卷此及下三條蓋皆考德篇逸文廣韻引周書神農作瓦器蓋以訓詁易之御覽

八百三十三卷引神農耕而作陶亦不云作瓦器也

黃帝作井始鑿竈亨穀為粥蒸穀為飯燔肉為炙 初學記七卷

平御覽一百八十九卷八百五十卷藝文類聚北堂書鈔路史餘論 作井初學記引作穿井又引世本云伯益作井亦云黃

帝見百物始穿井粥路史餘論引作糜說文米部糜糝糜也黃帝初教作糜說俱本此

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青陽也 漢書律麻志 元文引考德

也解見人語本清合凡合井命黃帝也 嘗麥篇

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太平御覽 七十六卷

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

檣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論語集解馬融注 此下皆月令篇逸

之餘也晉咸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周禮司燿四時變國火鄭司農說以鄰子云云其文與此正同釋者曰榆柳

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檣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愚謂周書自漢以來著錄特藏在中

祕諸儒有見有不見故司農但據鄰子如謂得自汲冢馬氏安得徵引之哉考崇文總目有周書月令一卷則曷時其書尚存

乃云亡逸陋矣賈公彥云鄰子書出于周書其義是今月令篇蓋春白骨曰鄰子

三日粵臚 尚書召誥正義 說文曰臚月未盛之明漢書律

麻志引作古文月采篇語朱子謂采即令字之譌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蟄蟲始震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

日月星辰之行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蔡邕明堂月令論又

令作振乃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月令問答

掩骼蕤醢說文骨部今月令在孟春白骨曰骼有

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明堂月令

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枯國乃有恐疑脫之孟字雨水

呂覽作風雨蚤枯呂作旱國乃有恐疑脫之孟字雨水

仲春始雨水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是月獻羔

以太牢祀高禘月令問答明堂月令論

虹始見說文虫部今

命榜人張揖子虛賦注說文榜作舫云明堂月令曰舫

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明堂月令

季夏燒雉說文十四只只高三只

腐草為蠋說文虫部今月令蠋作螢呂覽作化為螢蚘高誘

火也說文曰蠋馬蠋也从虫高五只其

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夫官史記王世家索隱

孟秋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月令問答

也孟秋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中秋築城郭月令問答今月

七騶咸駕月令問答今月

中冬奄尹申宮令謹門閭月令問答

歲將饑終說文人部今月

季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月令問答

皇清經解

疾
震雨 說文雨部今月令無此語
說文曰震小雨也从雨辰聲

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 月令問答 此撮其語耳非原文也

春牝陳弓為前行夏方陳戟為前行季夏圓陳矛為前行秋牡

陳劍為前行冬伏陳楯為前行是為五陳 通典口口口卷太平御覽三百一卷

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太平御覽

八百三十七卷初學記二十七卷此以

夏食鬱律桃李杏梅秋食楮梨橘柚冬食菱藕 初學記二十八卷太平御覽九

百六十七卷九百七十三卷九百七十五卷鬱律郁李也一名鬱又名棣花木志曰鬱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赤色食之

甘廣雅曰一名雀菓又名明堂方一百四十四尺 元文作百一十二尺依月令論訂 高三尺 元文作四尺依孫星衍訂

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

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

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 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牖高以

曰太室句見初學記十三卷明堂之說頗為諸儒所亂今據

本書參以攷工記大戴盛德篇先言其制而後詳釋之焉其堂

中為太室太室之南曰明堂太廟東曰青陽太廟西曰總章太

廟北曰玄堂太廟居於四正太室之四隅各有一室並太室為

五室每室一面中戶旁兩牖凡四戶八牖五室則二十戶四十

牖東南室之南曰明堂左介其東曰青陽右介東北室之東曰

青陽左介其北曰玄堂右介西北室之北曰玄堂左介其西曰

總章右介西南室之西曰總章左介其南為明堂右介介亦曰

今在堂之後若東西堂後之以序若儀禮廟寢之有東堂西堂也

四丈益廣四尺而脩亦如之故漢司徒馬宮明堂議曰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是也高三尺謂堂之基因于殷之堂崇三尺也其檐榮之高十其階之高六戴禮云堂高三丈是也南面三階東西北各二階凡九階階廣六尺三寸十其堂之一也室居中者統五室言之室中方六十尺者以太室言之五經異誼及北史李謐傳隋書宇文愷傳並引大戴明堂說云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七尺曰仞九尺為筵九仞七筵變文言之實皆六十三尺攷工記云凡室二筵謂四隅之室也以六十三尺之太室加兩夾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居堂內九十九尺今云室居中者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雖微有參差大致同也依此論則太室方六丈餘室各方二丈耳諸儒之說或以為九室顯乖匠人之文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又違四阿之制堂高三丈而通天屋高八十一尺計高出于堂幾及兩倍非其制也外有二十八柱列于四方如使有疏有密不足以壯觀瞻如勻布之則中階之前遮植一柱又何義也宇文愷傳引黃圖言前漢明堂之制又引禮圖言後漢明堂之制皆九室十二堂但前漢室有四戶八牖後漢則每室二戶為異耳蔡邕明堂月令論雖云依周書立說其實半雜前漢之制大戴禮亦然學者宜分別觀之至攷工記言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孔廣森曰九筵似記者之誤愚謂記又云堂崇一筵亦誤也

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

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

水也名曰辟雍蔡邕明堂月令論邕以為月令記文今附于禮記註穎容春秋釋例及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以祖廟明堂靈

臺辟雍太學為一地文選東京賦注引黃圖曰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又藝文類聚引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隋書牛宏傳引明堂陰陽錄云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

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

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

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大公也絜

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

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

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

大戴禮保傅篇 接捷給備也史佚周太史尹逸也

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

張華博物志二卷 此蓋王會篇逸文志云火浣布汚燒

之則潔刀切玉如蠟布漢時有獻者刀則未聞

年不登甲不纓膝官室不容

初學記二十二卷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五卷 初學記又引孔晁曰

繩縷甲不以組愚謂此前天匡篇逸文也容飾也謂黜至也

年飢上用輿曲轉不漆矛戟縷纏羽旄不擇鳥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二卷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戰國策魏策 王應麟疑此為蘇秦所讀

周書陰符之類

欲起無先

史記楚世家 此即不為物先之意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史記蔡澤傳

必參而伍之

史記蒙恬傳 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五人夫欲參伍更議愚謂兼聽參觀之意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

則財匱少財匱少而由澤不辟矣

史記貨殖傳 資江聲曰三寶金也木也玉石也絕謂不流

通也

先其祿命

漢書律厯志 祿算同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

知天文者冠鵠冠

漢書五行志注 說文云鵠知天將雨鳥也禮記云知天文者冠鵠後漢輿服志注引記

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絢說苑云知天道者冠鈇知地者履躡述鈇皆鵠之假借鵠即鵠也或云記或云禮記總之出于周

書耳師古曰鵠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匡謬正俗云天將雨鵠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

者冠之然則鵠冠象鵠之形非聚其公也

以左道事君者誅

漢書王商傳 康成王制注云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正義去俗禁若漢張鍊行辭反支後

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漢書陳湯傳 湯傳 湯傳 湯傳 湯傳

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墨子七患篇 此與文傳篇語 意相似而文不同故並錄之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 聽言篇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
呂氏春秋慎大覽 高誘注云周文公所作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
呂氏春秋適威篇 高誘注云周書周公所作畜好也案此語與

芮良夫篤德則民戴否則民讐相似而高誘注云周書周公之言其必確有所據者矣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

人見怪則修身
後漢書 楊震傳

揜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覽冥訓 高誘曰言揜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汜論訓 王高誘曰用可否相濟也愚謂用資也資以施行也

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韓非子說林 者字下疑脫 不字

既彫既琢還歸其樸
韓非子外儲說左 韓非子外儲說左

紳之束之
韓非子外儲說左 紳通作申 玉藻紳長制釋文 本作申是古通假也申重也言申命以約束之或讀

如字 亦通

前車覆後車戒
說苑善說篇 大戴保 傳篇引此以為鄙語

宮中之宀食
說文弟七 宀部 說文云宀敬也从宀儿人在屋 下無田事也段玉裁謂周書當作周禮然周禮實

無此文安知不在周書亡篇乎許君傳引此書或傳周書如不 部獠下引周書獠有蚤而不敢以擬或傳逸周書如羽部翰下

引逸周書文翰若翬雉未知義例安在合據 凡傳周書及逸周書而不見于尚書者錄之

士分民之祔
說文弟一 祔部 說文云祔 祔讀若算曰 祔也

味辛而不燂
說文弟木 燂部 說文云燂火兒从火 燂聲 呂覽 本味云味辛而不烈烈燂聲之轉也段氏曰方言

注云癆癩皆辛螿 也螿與燂聲相近

皇清新編

說文第十心部

來就其其 說文云其毒也从心其聲

竹箭如楛

說文弟六木部

說文云其毒也从心其聲

均匠

說文弟十立部 說文云均健也 一曰匠也从立句聲讀

若齣案方言均治也吳越飾兒為均或謂之巧郭璞讀若

換廣雅師乃招實玄黃于匪圍圍升雲半有朱無王出疾孳孳不

君憂臣勞主辱臣死

文選注

善為士者飛鳥歸之蔽于天魚鼈歸之沸于淵

文選注四十七卷

魚龍成則藪澤竭則蓮藕掘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卷

邱陵之人專而長

初學記十九卷太平御覽命

容容熙熙皆為利謀熙熙攘攘皆為利往

太平御覽四十四卷

退也熙熙盛也攘攘服也

春官

容容隨眾進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仇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卷

甘食美衣使長貧

御覽八百四十七卷

日本有十迭次而出運照無窮堯時為妖十日並出故為羿所

射死

太平御覽三卷 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草木焦枯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淮南子云羿射十日中午其九日中鳥盡死古人寓言要有所本未可以理推測也

岍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圓神經光之所

司也

太平御覽三卷 續漢書郡國志太原郡介休河東郡汾

陰並有介山然介休之山本名懸山以子推隱此更名介

山惟汾陰之山水經注稱周七十里高三十里當是也今在山西蒲州府萬泉縣東晉語云號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召

中器占之對曰蓐收也天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為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

如雷其光如電

山海經注十六卷 漢書天文志云天狗狀如

星青經

逸周書逸文十一

漢書天文志云天狗狀如

色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圍如數頃田上銳見則于里破軍殺將郭璞曰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也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

止之蹟於乘傷帝左股文選注十四卷 案穆王之書並無闕逸且其文亦不類本書李善引此古文

周書下又引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鳥時衡馬驚觸虎云云則亦非出于汲冢瑣語也考藝文志小說家有虞初九百四十篇應劭曰其言以周書為本然則此文詳前此更詳及上三條出于虞初乎網羅散佚宜過而存之

御山嶺尋郊畝之景山出西望日之西人其原圖

日本言十卷突而出

甘倉美友野身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八終

善化劉鏞校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九

詩地理徵

國風

周南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太王

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

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

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屬之太師分

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右晉案周公周城在太王

所居周城之西詳大雅周原杜預左傳釋例曰周扶風雍縣東北周

城也魏收地形志曰雍縣有故城括地志曰周公城在岐山縣北九里王禕周公廟記曰周城今爲岐陽鎮遺址猶存廣袤七八里南有周原岐山縣今屬陝西鳳翔府人之必嘗聞之或曰二南之分以地乎以德乎以德則同此文王之化何以有賢聖之分以地則分陝在武王之時而詩多作於文王之世何哉曰有文王時之周南召南有武王時之周南召南文王時之周南召南可合而不可分武王時之周南召南可分而不可合惟其合也故自關雎以至騶虞莫非文王之化惟其分也故周南爲王者之風而以爲聖人之化召南爲諸侯之風而以爲賢者之化何以言之文王之世三公俱受采以爲卿士未嘗有分土也二南二十五篇除甘棠與何彼穠矣

是武王以後詩其餘二十三篇作而未采安所得別而繫之故曰可合而不可分左氏季札觀樂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札曰美哉始基之矣其文王之德乎是其證也公羊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樂記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郡國志宏農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然則分陝在武王得天下後矣於時太師陳詩原其風化本其分地以爲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周之詩也桃夭以至汝墳周以南之詩也而終之以麟趾謂非聖人無以致此也鵲巢以至騶虞則召公之分地也非賢人無以布此化也鄭氏注儀禮謂太王以召南之化基王迹文王以周南之化三分有二正以二南有聖賢之別耳太史公自序留滯周南擊虞曰今

之洛陽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此可見二南之名定於武王之世矣
呂氏春秋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右曾案非也序云南言化自北而南正義曰文王之國在于岐周東北近于紂都西北迫于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今以詩攷之江漢合流在荊州之域汝墳在豫州之南竟江汜江沱俱在梁荆則不言南國不得以該之也左傳象箛南箛小雅以雅以南此又別一樂名程大昌以為卽二南亦非是

河洲

洲說文作州本字也徐鍇曰古九州字與洲渚字同

傳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正義曰爾雅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王氏曰韓詩章句云河洲蔽隱無人之處曹氏曰周地東表大河右曾案文王后妃太姒邵陽人也故詩人詠之以河洲起興今陝西同州府邵陽縣東南四十里為大河經流

莊子音義云北人名水皆曰河朱子集傳義本此

南有樛木

傳曰南南土也箋曰南土謂荆揚之域正義曰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周官正南曰荊州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以為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

南國

漢廣序

皇清經解續編 三
周書大匡曰三州之侯咸率程典曰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右曾案正義曰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此詩言漢又言江則作詩者應在江漢合流之處序先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次言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則南國乃廣言之下篇汝墳不更言南國可知統於此矣

漢廣

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水經注沔水一曰沮水東南流注漢曰沮口右曾案東漢水山海經謂出鮒鯁山地形志謂之嶓冢山在今漢中府沔縣西百二十里東經府境又經湖北鄖陽襄陽安陸三府至

漢陽府漢陽縣入江蓋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自均襄以下羣川咸匯勢盛流浩故曰廣李氏曰大別之東彭蠡之西江漢合流之處也

韓詩曰漢廣悅人也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云云故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水經注沔水逕萬山北山下水曲之隈漢女游處也張衡南都賦曰神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卽萬山之異名也右曾案萬山在今襄陽府西十一里南距大江五百里非詩人所詠也交甫不知何時人外傳特以廣異聞耳文選注引此一作內傳

一作列仙傳非謂詩卽詠其事也

江永

永韓詩作漾說文作漾

地理志蜀郡湔氏道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荀子曰江出嶠山其原可以濫觴孔子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嚴氏曰江水尤深闊于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右曾案江水自今四川松潘廳徼外岷山流逕成都嘉定敘州瀘州重慶忠州夔州諸府州境又東逕湖北宜昌荊州岳州至漢陽與漢水合又東逕武昌黃州入江西九江府境又東逕江南之安慶池州太平和州江甯鎮江揚州常州蘇州太倉入于海凡逕二十六府廳州境也

汝墳 說文濱水厓墳墓也此經正當作濱傳訓大防與說文合後人見爾雅汝有濱為水名因改作墳正義遂謂水厓岸若墳墓矣常武傳訓濱為厓而字正作濱益以知此墳字宜為濱也 又案濱水厓當讀若墳汝有濱當讀若漢觀

水經注可見字同而音訓異

傳曰汝水名墳大防也箋曰伐薪于汝水之側正義曰墳大防釋邱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伐薪宜于厓岸大防之上李氏曰汝水周南之水也出汝州魯山縣東南水經出梁縣天息山博物志出燕泉山水經注出魯陽大孟山地理志出定陵縣高陵山說文解字出盧氏縣還歸山至蔡州褒信縣入淮右曾案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七十里大孟山經伊陽及汝州南又東南經寶豐縣下經許州之襄城鄆城南汝甯等處經汝陽縣北又東逕新蔡西至安徽潁州府境入淮

爾雅釋水云汝有濱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

云遵彼汝濱地理志汝南郡汝陰縣汝陰故城今安徽潁州府治也莽曰汝

濱郡國志汝南汝陰縣劉昭引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謂汝

濱水經汝水注汝水逕奇頷城西北奇頷城在今南陽府濱葉縣東北二十三里

水出焉世亦謂之大灑水爾雅云汝有濱濱者汝別也又灑

水注曰汝水于奇頷城西別東派東北流枝濱右出世謂之

死汝無水故曰死即別汝又東北逕召陵城北召陵城在今許州鄆城縣

東四十里又東汾溝出焉又東逕征羌城北征羌故城在郟城縣東南

有汾陂俗音糞汾水東注爲此陂又東逕西華縣故城南西華縣今屬陳州府又東

逕汝陽縣故城北汝陽故城在陳州府商水縣西北東注于潁又潁水注曰

汝水枝津承汝水別濱于奇頷城東三十里世謂之大灑水

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征羌縣又東逕西門城南即

利也北三十里曰孰城號曰北利故濱出二利之閒閒關汝陽之縣名曰死汝今商水縣西三十里有故灑水縣其南有

廣利原疑又東逕南頓縣故城北南頓今商水縣治也又東南逕鮑陽

城北鮑陽故城在今汝甯府新蔡縣北五十里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固始今屬光州又

東逕胡城南胡城在今潁州府西北東歷汝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

右曾案漢之汝陽汝陰皆濱水所逕而名之曰汝則濱亦汝

矣莽改汝陰爲汝濱地道志實之以陶邱鄉郭璞又引詩以

證爾雅可知詩本字從水作濱也然伐薪應于厓岸不當在

水旁故傳箋不從爾雅釋水文耳明一統志汝濱城在南陽府葉縣東北高齊置汝濱

縣爲漢廣郡治隋廢郡唐貞觀中省縣入襄城王氏引韓詩汝濱辭家也劉向列女

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

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向習魯

詩此蓋申公遺說伐條枚以爲櫂平治汝濱之水與

召南

陸氏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注雍水東逕召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

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召亭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陳陽樂書

引古琴曲云鵲巢者邵國男悅貞女之作文選注引琴操云騶虞者邵國女作也以召南爲邵國豈三家之遺說歟

正義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于東都受采晉書地道記河東

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元

和郡縣志王屋縣本召武公之采邑案今河南懷慶府濟源

縣西七十里有故邵原關

南山

傳曰周南山也正義曰大夫不越境迎女明在周也故曰周南

山知非召地者周總百里雖召地亦屬周右曾案文王時二南

未分故詩在召南而以周解之地理志在右扶風武功縣東通

典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山郡縣志終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

十里一名太一

甘棠美召伯

箋曰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

爲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

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未知何據燕國在周禮幽州之

域今涿郡薊縣是也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

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九城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說苑稱詩傳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
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
思而歌詠之焉燕世家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
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
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
之作甘棠之詩攷召康公卒于周康王二十六年甘棠之詠
蓋在昭穆之世矣而說者謂周南統於文王故周公無美召
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則蔽於成康以至其孝無詩故耳
且二南二十五篇惟甘棠江汜何彼穠矣三篇言美言美則
有可刺者矣豳風言美周公而列於變風則此三詩者何以
入於召南周召二南相應而召南獨多三篇則此三篇者豈

非後之太師所附益而非武王時采得之詩之明徵矣

江汜

說文作源

江渚江沱

傳曰決復入爲汜渚小洲也水枝成渚

釋文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

沱江

之別者箋曰江水大汜水小似嫡媵宜俱行江流而渚留是嫡
與已異心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右曾案決復入爲汜釋水文郭
璞曰水出去復還蓋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其別而入
于他水者爲沱水經江水注蜀有洄復水疑卽所謂汜也釋文
稱韓詩曰水一溢一否爲渚蓋渚本小洲水落則見水漲則沒
韓與毛同義也水枝謂水之分流如木之分枝穆天子傳所謂
枝澍則渚之小者澍澍古今字江賦曰因岐成渚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蓋梁州之沱也鄭解禹貢曰地理志蜀郡郫縣江沱及

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出於此江原有
鄴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鄴以鄴江爲
江沱而箋詩卽引禹貢以證蓋亦指鄴江也江原今爲崇慶州
鄴江在西北五十里武陽故城卽今眉州彭山縣治鄴江亦曰
大阜江自灌縣南四十里廢青城縣南流入崇慶州界逕州北
三十里又東南逕州北十里又東逕溫江縣西南新津縣東又
南入彭山縣界也李氏曰江沱之閒卽梁州之界

王氏曰楚詞哀郢遵江夏以流亡夏夏水也自江而別以通
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卽詩所謂江
有汜也又引洪氏楚詞補註云水經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
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

右曾案夏水在荊州受江會漢康成以荊州之沱故曰浮于
江沱潛漢以解江汜非鄭意也且王氏旣以江沱在梁州而
復引荊州之水以實江汜豈文王之世而有一國而跨三州
之境者乎

地理志言江沱者三蜀郡之汶江也

汶江故城在今郫州北二里 郫也

郫城在今郫縣城北

南郡之枝江也汶江之沱今在茂州保縣西水出

縣西北花巖山下東流至黃州西南入江是其水不出于江
也郫縣之沱冠以禹貢故說者宗之郭璞江賦玉壘作東別

之標

玉壘山在今灌縣西北三十里

其爾雅音義云蜀郡都水縣

水當作安都安故城

在今灌縣西北二十六里

渝山沱與江別通典沱水在彭州唐昌縣黃氏

曰沱自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皆本班志岷江

南流至灌縣西北其正流南入崇慶州界支流分三道東北出者爲湔江亦曰沱江東逕崇甯彭縣新繁新都至漢州入雒一爲郫江亦曰內江又名石華渠東南經郫縣南歷成都府城西折而南又東合于流江亦曰檢江又曰外江由灌縣東北經崇甯彭縣新繁縣又東過府城北折而南至府東南十餘里合于郫江又逕雙流縣東南至新津縣合于大江而入彭山縣界蓋班氏黃氏郭氏以郫江爲沱杜氏以流江爲沱也然攷水經注江水汶江道湔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則古無此沱可知史記河渠書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注引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雙過郡下檢江卽流江自冰穿之則冰以前無支流可知故顧祖禹方輿紀要曰世或以成都內江外江爲沱水夫二江爲李冰所引非禹貢之沱也枝江爲荊州之沱而正義引鄭說云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是亦非禹貢之沱也

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庸之民于維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更封衛于河南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右魯案邶鄘衛者一朝歌也兼言之者猶殷商荆楚云爾亦以別於楚邱之衛也武王分殷爲三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說俱詳下而邶鄘衛之所都則同在朝歌如春秋鄭莊公克許使許叔居東偏公孫獲處西偏同在一城故謂之監故曰尹而教之迨成王既黜殷命封康叔於殷虛朝歌其地則故邶鄘衛所尹之地也故國

以衛名而詩統謂之邶鄘衛左傳季札觀樂工爲之歌邶鄘衛札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今邶詩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而以爲衛風是知太師舊弟不分三國矣漢初師儒詩以諷誦相傳迨乎著之竹帛見其篇什繁多較異他國乃分之爲三猶雅之有什耳習以相傳遂忘其故深求其說更滋輻輳之論吾無取焉

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王制所述多是殷制武王因之使管蔡等監於祿父之國但王制之監不必有分地此則有分地者恐祿父不能撫其民也使吏代之治而納其貢稅殆與舜之封象相似所以然者非以防閑祿父束縛馳驟之也故都之地兆姓所聚周之入殷市不

改肆野無輟耘五方錯處而重以腥聞所染暴戾恣睢故三
 監雖有分地總處都會以理之史記周本紀曰武王為殷初
 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管蔡世家曰
 武王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
 遺民衛世家曰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比諸侯為
 武庚未集索隱曰恐其有賊心恐民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
 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是則武王立監其非瓜分一殷以
 封殖其弟可知也三叔其不遠離如鄰國友邦又可知也迨
 乎殷命既黜以殷虛改封康叔故家大族或徙之魯或遷之
 雒然後以康叔理之猶且不廢監梓材曰王啟監厥亂為民
 所以相康叔亦猶管蔡之相武庚也而鄭氏遽謂成王伐三

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衛之子孫并彼二國變風之作各有
 所傷各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其意蓋謂周公建
 國上公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則請先解
 鄭之疑而後正其失管蔡世家曰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
 庚殺管叔放蔡叔而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
 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然則商之邦畿容或通三亳河
 北為千里如宗周洛邑之短長相覆也今姑無論此即以鄭
 所舉太行桑土衡漳之地計之則春秋時可攷之國如邢侯
 凡伯昨共伯燕伯邶伯雍伯檀子之類皆在其域而左傳
 祝鮀述衛之境云自武父以南至于圃田之北竟彭彭可攷
 其不兼盡邶鄘衛之故地無疑也不兼盡邶鄘衛之地而兼

存邶鄘衛之名者則以邶鄘衛之所都卽殷之所都武王巡
守陳詩觀風殷都所獻不知其是邶與是鄘與則統目之曰
邶鄘衛後之太師因而不革及夫子錄詩則又曰是固邶鄘
衛之詩也非楚邱衛之詩也成公以下無詩文公之詩如定
之方中木瓜等篇率皆故都遺
民所夫是以傳之至今也而鄭氏強區爲三國於是康叔不
得爲妹邦之主鄭氏注酒誥云妹邦者紂都所處
於詩國屬鄘康叔爲其連屬之監邶鄘有烏
有之君矣試思同一淇水三國其詠鄘有中河衛亦有河水
戴公東徙渡河水野處漕邑文公升漕虛而望楚邱二邑相
比而於詩漕在邶楚邱在鄘同一泉水而惑彼泉水則爲鄘
之詩竹竿泉水則爲衛之詠其果何所別也譜曰作者各有
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猶云此邶人所詠此鄘人所賦云爾

然邶風變於頃公之世則鄭意二國之亡必更在其前自頃
至於戴文二百四五十年之久猶未被衛之化乎鄭滅甯檜
秦啟岐豐豈岐豐號檜之人獨無所傷乎獨不可從其國本
而異之乎薛氏曰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杜氏曰鄘
在洧河之間俗近齊聲所以別于衛夫詩之爲物本性情道
風俗察治忽慎萌芽不以其音也且三百五篇絃之合于韶
武又何鄘衛之可別是皆以漢人誤分之詩紛紛揣測而不
知詩之本不分也

說文曰邶故商邑河內朝歌以北不言國而言邑正許君之
精于解字處知在北者邶字从北又或从背作鄘或假借作
背背亦有北義郡國志朝歌
北有邶國漢志言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

之而以邶封紂子武庚此說考諸周書為不合周書作雒解
 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
 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注云東謂衛蓋管叔監於朝歌城東古
 衛國之地周書世俘解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是衛亦古國也屬東諸侯之國
 屬總制之也東諸侯之國謂殷都故總謂之東至康叔受封於
 殷虛殷虛朝歌也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二十里有殷虛橋乃以古國名為新號注又
 云殷謂邶鄘蓋武王封祿父於殷都而朝歌北之為邶續漢書云
朝歌北有邶國南之為鄘詩補傳云庸亦故商邑即孟庸皆總屬焉
 故通謂之殷是邶鄘有地存名而無主國與衛同也至康叔
 都於朝歌其國自武父以南至於圃田之北境而朝歌北之
 為邶南之為鄘亦均屬也則康成謂北邶南鄘東衛為合於

周書而服虔謂鄘在朝歌西皇甫謐謂東衛西鄘鄭樵謂中
 衛南鄘東邶又或謂南邶北衛似皆未審也康叔兼得邶鄘
 衛之故都而國獨氏衛者以得故衛之分地多也攷朝歌城
 在今衛輝府東北七十里衛輝府北至彰德府百三十里彰
 德府至磁州七十里州有武城有滏水武父即武邑之父水
 也滏假借則武父在衛北百五十里而近衛輝府南至開封
 府百七十里中牟縣在開封府西七十里圃田澤在焉則衛
 之南境幾三百里故曰得故衛之分地多也至於東及兗州
 乃殷時東境康叔之境地朝歌東惟今之東明縣東即曹州
 菏澤接壤西阻太行與晉連界朝歌西惟今之輝縣西即澤
 州太行之總會東西之地止二百餘里故曰兼得邶鄘衛之

地也得其地而詩繫故國者作者各操土音而異也樂府亦仍其舊爾

漕虛

傳曰漕衛邑也

詳擊鼓章

虛漕虛也

詳定之方中章

漕衛東邑

詳載馳章

括地志

曰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

括地志又載衛南故城在今滑縣東

六十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城故衛之漕邑通典載滑州白馬

縣衛國曹邑右曾案左傳立戴公以廬于曹泉水詩云思須與

漕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于漕邑皆即此也鄭

志答張逸云漕在河南今在衛輝府滑縣東南

寒泉

水經注曰浚城側有寒泉岡世謂之高平渠非也通典載寒泉

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

後漢書注同

右曾案宋書索虜傳渡河屯

濮陽南寒泉即此濮陽今大名府開州西南有故城

浚

傳曰浚衛邑也水經注曰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

三十五里

李氏曰一云浚水出浚儀東逕邨地入洹

案李氏說本輿地廣記及太平寰宇

記顧氏曰浚水在開封府城北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

浚儀

案此本陳留風俗傳

王氏

應麟

曰干旄云在浚之都下邑曰都當

以在濮陽者為正右曾案水經注曰汜沙為陰溝浚之故曰

浚其猶春秋之浚洙乎然則開封浚儀自以儀邑得名非衛

浚也近志又云開封城西三十里有寒泉坡總以浚儀輾轉

滋訛耳

涇以渭濁

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此絕去
 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
 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又引地理
 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
 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
 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鄭志答張逸云衛在東河涇在西
 河故知絕去不復還王氏曰職方載雒州川涇浸渭地理志云
 渭水出隴西首陽西南鳥鼠山西北南谷山東至京兆船司空
 入河右曾案涇水出今平涼府西四十里開頭山

山海經云出涇谷山淮南

子云出薄落山

東南逕華亭涇州邠州之長武邠州涇化永壽西安府
 之醴泉涇陽至高陵縣西南入於渭渭水出蘭州府渭源縣西
 二十里鳥鼠山東逕鞏昌府之隴西通渭甯遠伏羌秦安秦州
 清水鳳翔府之隴州寶雞岐山扶風郿縣西安府之乾州武功
 盩厔興平咸陽鄠縣長安咸甯高陵臨潼渭南同州府之大荔
 華州至華陰縣東北入河杜篤論都賦云帶以涇渭號曰陸海
 又云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石轉漕相過三秦記云涇渭
 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

黎說文作營

旄邱箋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正義曰杜預云上黨壺
 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王氏曰呂氏春秋云武王封帝堯

之後于黎案六韜決大疑云武王封湯後于犁犁黎同說文云虜國在上黨東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通典云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卽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後魏移置縣右曾案漢壺關析置上黨縣明初省嘉靖八年置長治縣爲潞安府治今府城西三十五里有黎亭在黎侯嶺上壺關縣在府東二十五里黎城縣在府東北百一十里蓋俱黎地也

式微旄邱譜在宣公之世宣公卒于魯桓公之十二年前傳言赤狄潞氏奪黎氏晉滅潞立黎侯在魯宣公之十五年前距衛宣公之卒一百有七年明非一時之事然詩序狄人卽傳之赤狄上黨與懷衛壤地相接自衛宣公之卒下逮懿公

之滅僅四十年不卹鄰國之難而其子孫亦卒覆亡焉豈不哀哉序以爲責衛不修方伯之職焉嗚呼豈惟不修方伯之職哉謂衛棄其國可矣

申露列女傳引作中路云黎莊夫人不得于夫守貞而作乃與傳母聯句也

傳曰衛邑也右曾案通志氏族畧云唐表載帝摯子元堯封之于路歷虞夏稱侯此邑始其故地也

泥中

傳曰衛邑也王氏曰地理志云東郡有黎縣水經注云黎縣故城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謂胡爲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郡縣志云黎邱在鄆州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衛因以爲名右曾案左傳太叔疾取初妻之

梯置諸犁犁黎古通用皇輿表在曹州府鄆城縣

地理志魏郡有黎陽縣晉灼曰黎山在其南則黎陽自以黎

山得名非黎國也王氏又引寰宇記云澶州臨河縣漢為黎

縣攷臨河故城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六十里本漢黎陽縣地

後魏永安初分置東黎縣隋開皇六年改置臨河縣金廢則

臨河并非黎陽之舊乃以為漢之黎陽不亦謬哉

旄邱釋文邱亦作北字林作整云整邱也亡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密字亦云密邱亡付反又音旄

傳曰前高後下曰旄邱正義曰釋邱云前高旄邱九域志云開

德府有旄邱右曾案釋名曰髦邱如馬舉頭垂髦也馬氏通考

曰濮州鄆城縣有旄邱濮州北接開州境東接鄆城境也寰宇

記言在臨河縣東方輿紀要云在開州東北蓋前高之邱隨處

多有之也

段氏曰黎之與衛魯齒之邦也黎亡則衛及矣黎既不守衛

能免乎其後卒有狄難案傳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段氏之說正與傳相發明箋易為土

氣緩則葛生關節喻臣於君事亦疏廢似未及傳之確此所

以來美地喻惡君之難乎

狄人

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荆

說文曰北方狄從犬右曾案春秋伐邢滅衛皆此狄也而患先

及黎則與上黨相近蓋即赤狄也

泉水肥泉泉源釋文慈韓詩作祕說文作眡段氏云說文眡注讀若泌彼泉水不作眡也

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箋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水經注曰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一水出東南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出逕駱駝谷于中逶迤九十曲歷十二嶠嶠流相承泉響不斷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樾爲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非所究也右曾案朝歌城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淇水在縣西北三十里東逕縣北入濬縣界肥泉在淇縣東衛女蓋嫁於東諸侯還思故國故謂淇水

在右泉源在左也或曰舉水所入爲左右

呂氏曰泉水卽衛州其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

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

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案方輿紀

要輝縣在衛輝府西六十里北至彰德府林慮縣卽故林慮縣百七

十里淇縣在衛輝府北五十里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一

名百門山有百門泉謂之百泉衛水在輝縣城西北南流入

新鄉縣宋志衛河源出百門泉是也新鄉縣衛河在城北東

入汲縣縣卽府治也夫淇出林縣東逕淇縣百門泉自輝縣

南入新鄉東逕汲縣東北至濬合淇是淇水在北百泉自西

南注之非西北也百泉見于左傳在朝歌西非衛女東渡之

水也集傳云泉源即百泉在衛西北東南入淇蓋沿呂氏之

訛入衛淇東至淇源東此至衛合其長其水百泉

水經注淇水逕頓邱北而合泉源水準以地望當在今濬縣

境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之頓邱城則後魏所移置縣而唐

宋因之去泉源遠矣寰宇記云澶州頓邱東北三十五里有

泉源祠恐非是

淇

山海經曰沮洳之山濬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淇水出

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

淇水口水經曰淇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注曰自元甫城東

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又屈逕頓邱西又南

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右曾案其縣故城

今輝縣也北接彰德府林縣界林縣故隆慮也黎陽故城在濬

縣西二里遮害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枋頭城在濬縣西南七

十里今謂之淇門渡

通典曰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建安中曹公

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入白溝以通漕運謂之枋頭

洧

傳曰洧地名箋曰洧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地理志曰禹

貢導洧水東流為洧右曾案此章言適衛之水路也說文云洧

洧也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維蓋導滎為川也穆天子傳天

子浮于滎水即洧水也水經注曰洧水自滎陽卷縣以東分為

二水其支流曰北泚經陽武封邱泚陽宛胸定陶之北而合南泚南泚經陽武封邱泚陽宛胸定陶之南又東過乘氏縣而入鉅野澤此經之泚其宛胸北之北泚歟

正義曰飲餞為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聘禮遂行舍于郊則此出宿當在郊傳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案韓奕云出宿于屠崧高云王餞于郿皆不與宗周相比近非必於郊也地理志陳留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泚闕駟曰首受別泚即北泚也水經注云濮水自封邱東逕匡城北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然則自泚入濮自濮入河自河入淇

說文解字云泚沈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

東入泚地理志載禹貢凡濟皆作泚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是泚濟本二水二字不相混也應劭作風俗通始誤以出常山之濟為四瀆之泚自後經典相亂凡泚字俱改作濟酈道元駁應劭說而又云二濟同名則後魏時字已改矣顏延之應詔燕曲水詩及太平御覽引皆作濟徐鍇曰房子濟水非四瀆之濟古皆作泚又云泚水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楚金可謂了了矣此經之泚古字僅存而或謂干言在常山得毋由泚濟相亂而誤傳訛者歟

地理志東郡臨

邑有泚廟去禰遠矣王氏引之非是

禰乃禮反韓詩作坭

王氏曰寰宇記云大禰溝在曹州宛句北七十里今興仁府宛

皇清經解續編
三
亭縣九域志云詩云飲餞于禰右曾案方輿紀要宛句故城在曹州西南四十里大禰溝在州西一名寃水寃句縣以此名今已湮沒蓋古禰水本通沛也

干

傳曰所適國郊也郡國志曰東郡衛國有干城右曾案此章言適衛之陸路也方輿紀要載濮州觀城縣本東漢衛國西至直隸清豐縣五十里干城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路史亦以此爲出宿于干之干也清豐東南至濮州六十里濮州南至曹州百里則沛禰所在也

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卽此所謂干郡國志衛國干城王氏曰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案此沿劉昭之誤也後

漢東郡有發干縣有衛國縣二縣並存地非接壤晉志陽平郡有發干縣後魏志同隋志北齊省今東昌府堂邑縣西南五十里發干城也西北距觀城縣百七十餘里非一處明矣
言

右曾案方輿紀要清豐縣北十里有聶城又云寰宇記干聶並衛大夫食邑聶言聲近聶城疑言城之訛

隋志九域志並云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水經注云泚水又東南逕干言山

案今本水經注無此語蓋

佚篇明一統志干言山在順德府唐山縣西北四里案順德府

在衛北如東下文云思須與漕皆衛東也若自順德至衛不須過須漕也說者徒以彼地有石濟水以爲卽經之沛因謂

干言在此不知經文所敘水道陸路歷歷可溯非可妄說也
惟所適之國經記無文不可強說然其地要在曹濮之間矣
須

傳曰衛邑箋曰自衛而來所經邑水經注曰濮渠東逕須城北
詩思須與漕傳氏曰自須至漕由東而西也右曾案方輿紀要
須城在滑縣東南二十八里漕邑見前

王氏曰地理志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今東平府須城縣案
須句見於左傳並非衛邑不當傳疑

新臺

續漢書郡國志東郡陽平侯國有莘亭劉昭注杜預曰衛作新
臺在縣北衛殺公子伋之地故曰待諸莘水經注曰鄆城北岸

有新臺

案原文曰鄆城縣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河之北寰宇
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

記曰在濮州鄆城縣北十七里通典曰魏州臨黃縣有新臺案

黃本漢畔觀縣地後魏析
置故城在今觀城縣東南輿地廣記曰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

右曾案正義曰宣公作臺要齊女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

鄆城故城在今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河水

曹氏曰齊地西以河爲竟而衛居河之西欲奪其美歸齊則當
乘舟渡河而去舟廊詩
柏舟也董氏曰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

活活右曾案新臺河上在今濮州及觀城縣竟文公東徙渡河
在今濬滑二縣竟齊衛以河爲界在今東昌府境

水經注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

今衛輝府汲縣東三十五
里有昨城故縣又東有東

燕故城 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故南津也春秋晉伐曹自南河濟即此在今汲縣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在淇水口東十八里今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

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胡肅明以為禹河自此北又東右逕滑臺城

北在今滑縣西南下有延津春秋傳曰孔悝載伯姬于平陽而時人行于延津案今本無于延津三字謂之延壽津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在今濬縣東北南去滑縣臺城三十里東岸

有故城謂之鹿鳴城濟取名焉又曰白馬津津之東南有白

馬城今滑縣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河水舊于白馬城縣南洑通濮洑黃溝故蘇代曰決

白馬之口魏無黃溝洑陽竹書紀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

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為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

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為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

醴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

謂之禹河胡肅明以為周定王五年所徙故瀆東北逕戚城

西春秋晉納蒯賁于戚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案在今開州北又逕繁陽縣故城東案在今河

南內黃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在今清豐縣西北又東北逕樂昌縣故

城東在今南樂縣西北三十里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在今南樂縣東北又東北逕

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今名愜山在東北逕發干縣大名府城北

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又東逕貝邱縣故

城南在今清平縣西右曾案自此以下歷敘故瀆至東光縣故城西

而合漳水也水經注又敘見行之河曰河水東逕鐵邱南杜預

曰在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與衛縣分水濮陽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

宣房堰案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三十里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故畔觀縣在今觀城縣西又

東逕鄆城縣北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北岸有新臺為盧關津又東北逕

范縣之秦亭西春秋經築臺于秦在今范縣南二里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即東

詩地理徵二

武陽左會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邱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為澶淵又東絕大河故瀆逕五鹿之

野又東北入又有漯水出焉地理志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河水又東逕武

陽縣東在今朝城縣東南范縣西在今縣東南而東北流為倉亭津述征

記曰津在東武陽縣東北七十里魏土地又東歷柯澤春秋孫林父敗公徒于柯

澤逕東阿縣故城西在今陽穀縣東北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碭礮城

西述征記曰碭礮津名也其城臨水西與聊城分河在今東

昌府城西北十五里又東北流逕四瀆津津西側岸有四瀆祠東對四

瀆口今東昌府東八十里自河入沛自沛入淮自淮達江水

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又逕陽虛縣東在高唐故城西南又東北過

高唐縣界東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右曾案此下歷敘河水逕平原于

乘二郡界中至甲下邑入海蓋自鄆城以下東阿以上為齊

衛錯境之所自碭礮以下皆齊地矣

有禹所導之河有商所竭之河有周所徙之河史記河渠書

曰禹導河至大伾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漢書溝洫志曰王

橫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地理志曰鄴東北有

故大河又曰成平有庠沱河民曰徒駭河成平故城在今河

水經河水注曰自淇口東逕遮害亭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

處也又淇水注曰宿胥故瀆北會淇水魏武開白溝因宿胥

故瀆而加其功史記曰殷河宜甲居相其子祖乙圯焉而遷

邢通典曰相州安陽縣河宜甲所居郡縣志曰相州內黃縣

東南十里故殷城河宜甲築則禹河自頓邱北行內黃安陽

之間逕魏郡鄴東而北至鉅鹿彰彰明矣國語曰河竭而商
亡漢書敘傳曰商竭周移夫商世五遷半以河患北潰既竭
其勢不得不東行漯川漯川者卽禹所廝三渠之一也韋昭
解國語云商人都衛河水所經宿胥口正在衛之東南國策
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虛卽殷虛陽矢而在陰川原乃
塞塞則竭竭則徙必然之理况河之湍悍桀驚哉則河徙宿
胥口在商不在周又彰彰明矣王橫又言周語云定王五年
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云云此則周所徙者卽兩漢所行
之河之明證也胡氏禹貢錐指攷禹河故道歷代徙流詳哉
言之顧以爲禹河歷夏商至周定王五年始徙則攷之未密
也周定王五年爲魯宣公七年上距衛宣公之卒九十九歲

而新臺之詠著河水以表作臺之處則在鄆城傳言盜殺伋
壽于莘而詩言三子乘舟則在陽平魯僖公四年管仲言齊
竟西至于河而晏嬰舉聊攝則在聊城此定王以前之河見
於經傳者也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夷
儀泮並在聊城國策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趙
人不敢漁于河桑欽曰漯水出高唐使河不逕高唐漯水何
繇出此國策蘇秦曰趙涉河漳守博關博關卽今博平縣此
定王以後之河見於傳記者也如謂禹河至定王始徙則定
王以前陽平聊攝之間安得有河哉漢世言河者許商賈讓
關並桓譚之倫皆以其邱河爲禹迹康成解禹貢又以漢屯
氏河當之惟太史公及王橫能知北載之高地隨西山下東

北去耳揆其所以豈不以變遷已久書缺有聞遂以商周之河爲禹河哉班固知商周之際河已改流而不能言其處其實則具在溝洫志中關並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並之此言誤以商周之河爲禹河耳而由此以證王橫之言則定王時河徙斷非在平原東郡界矣程大昌言周時河徙且攷河之徙流必先攷礫礫今亦無攷且攷河之徙流必先攷

在東武陽桑欽以爲出高唐則爲河所亂而不探其本也若謂商周之際河至高唐別漯而北定王之世河至長壽津別漯而東北其於經傳又何疑耶水經注曰漯水自東武陽縣

故城南

自宿胥以下東武陽以上本皆漯川水經注所敘河水即其上流也已見上文茲故節錄

東北逕

陽平縣故城東

今東昌府莘縣

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左傳所謂莘

也自衛適齊汎舟于河至此而登陸故京相璠曰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注又曰漯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聊攝在河之東故管仲言河晏子言邑一也晉侯濟自泮濟漯水也漯水自是東北

逕清河博平而東別河水於高唐故曰漯出高唐此則商之末年至周定王以前之河也自定王五年以後河自長壽津

別漯而北逕戚城西故哀二年傳陽虎云云也水經注曰大

河故瀆逕平原縣故城西今平原縣劉昫曰故城在西南東南距禹城

縣七十里高唐故城在禹城縣西四十里則守高唐而趙不

漁河非虛言也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有博平故城東北四十里有靈縣故城水經注所謂大河故瀆逕靈縣故城南者也又何疑乎涉河而守博關昔杜預作春秋釋例以晉世見行之河解左傳爲後儒所譏由今觀之雖於傳不無離合然亦未可厚非也譏之者徒執禹貢河道以爲不合不知自商以迄周秦早已非禹河之故道也而猶欲求之大陸絳水之間碣石逆河之蹟豈可以通於詩春秋哉

莘

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郡縣志曰莘亭在魏州莘縣北十三里右曾案自衛如齊泛舟東下至此則舍舟登陸之要道也左傳成師于莘卽此是時河逕元城縣水外曰鞞蓋河之東而莘之西北也

鄆

通典曰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鄆城卽鄆國九域志曰熙甯六年省新鄉爲鎮入汲鄆城在汲縣東北右曾案鄆蓋亦本商邑詳前邾

洙

傳曰衛邑王氏曰尙書酒誥明大命乎妹邦孔氏注紂所都水經注曰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洙邑武丁始遷居之有新聲靡樂括地志曰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衛縣西二十二

里其南有糟邱酒池曹氏曰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其浸遠也

黃氏曰沫水在衛之北右曾案楚語白公子張曰武丁自河徂

亳史記殷本紀曰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自武乙至紂凡四

世帝王世紀帝乙徙朝歌然則徙沫者非武丁也樂書曰紂為

朝歌之音晉灼曰歌不時也枚乘云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蓋紂

改沫為朝歌詩言沫者舉故名也地理志曰河內朝歌紂所都

也周武王封其弟康叔于此更名曰衛張氏曰今淇縣北關西

社是也方輿紀要衛縣故城在濬縣西五十里又西則淇縣竟

也

正義曰酒誥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

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皆朝歌也又云祿父見誅康叔

為其連屬之監案自來說地理者皆謂沫即朝歌譜云自紂

城而南原連紂城為義非謂紂城南別有一鄘國也康叔封

衛都于朝歌則沫鄉沫北沫東無非衛竟故傳云沫衛邑若

如鄭彼注沫邑屬鄘康叔為其連屬之監則明大命于妹邦

自誥妹邑何得為康叔之誥且不知康叔爾時都於何地也

桑中

傳曰桑中上宮所期之地右曾案亦當在廢衛縣竟

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注曰桑間在濮陽南疏曰今濮上之

上地有桑間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

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郡國志東郡有濮陽縣劉昭稱

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案序文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用樂記

語說者遂以桑中爲桑閒然桑閒自在濮上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于濮水衛靈公時師涓遇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事見史記樂書康成本之以注樂記是桑閒濮上言其音不言其詩也且詩上言沫邑下言上宮並在都會之地朝歌東距濮陽一百七十五里無緣期於此而要於彼也

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錄之於經謹世變之始也楊氏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案桑中之詩廁牆茨偕老鶉奔之間見民風之變有由然也列定之方中之前見國家之亡皆自取也

上宮

通典曰衛州衛縣有上宮臺右曾案方輿紀要云在廢衛縣東北志曰衛縣北有苑城其東二里爲上宮臺

楚宮楚室

序楚邱

傳曰楚宮楚邱之宮也室猶宮也箋曰楚宮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又云自河以東夾于洧水正義曰鄭志答張逸云楚邱在洧河閒疑在今東郡界中通典曰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邱卽此城郡縣志曰隋置楚邱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九域志衛南縣有楚邱城右曾案水經注稱京相璠曰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卽楚邱也舊唐書曰隋置楚邱縣後改衛南縣治楚邱城儀鳳初移治西北濱河永昌初又移治楚

邱城南寰宇記曰楚邱古城在衛南縣西北四里

堂

傳曰楚邱有堂邑者箋曰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倚案邱謂京山謂景山高謂乃景山及京下謂降觀于桑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正義曰升虛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楚邱本亦邑也但今以為都故以堂繫楚邱而言之

傳氏曰堂當是博州堂邑王氏曰博濮二州連竟右魯案非也方輿紀要堂邑縣在東昌府西四十里本漢發干及清二縣地自府西南二百里至濮州西百里至開州自開州西南百二十里為滑縣相距四百里何繇登而望之乎

景山

傳曰大山正義曰釋詁云景大也故知為大山寰宇記曰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九域志曰開德府有景山

水經注曰黃溝枝流

王氏引作河水誤也

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

與京者也又北逕楚邱城西右魯案春秋有二楚邱地理志山陽成武有楚邱亭即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襄公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者也為曹宋界上之邑一為衛邑文公所徙即京相璠所謂沮邱也自班固誤以成武楚邱為衛所遷而杜預酈道元俱沿之又附會以景山京岡之名故歐陽忞輿地廣記闢之曰拱州楚邱非衛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之附會顧氏日知錄亦曰涉陰之成武曹地也戴公廬曹詩所謂思須與漕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邱詩所

謂作于楚宮之楚邱非戎伐凡伯之楚邱也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以封衛乎可謂明辨以哲矣

補傳曰景山以大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升故虛以望知地勢之勝右曾案補傳蓋以商頌景山即此景山故云然攷商有三亳北亳在蒙亦曰蒙亳南亳在穀熟西亳在偃師亦曰景亳景亳者以景山名殷武之詩祀高宗也高宗自河徂亳蓋居偃師故曰陟彼景山至武乙復去亳而都河北河北無所謂景山也此詩之景山則仍在河南矣要與偃師景山有別

京

傳曰高邱也皇矣傳曰大阜也右曾案爾雅曰絕高為之京注

曰人力所作廣雅曰四起曰京

阿邱

傳曰偏高曰阿邱正義曰釋邱文李巡曰謂邱邊高李巡之巡字原本作

巡右曾案蓋許之邱也

正義曰載馳入鄘風者于時國在鄘地案非也以木瓜猗嗟例之則許風也西周蓋本有許風亡于幽王之末東遷以來祇有此篇不可別編特附於衛而漢初師儒又別為鄘風不然是係所詠之人不以作詩之地自亂其例也劉向列女傳以大車檻檻為息夫人作蓋魯詩遺說而今列女風亦此之類也

許

揚之水傳曰許諸姜也地理志曰潁川許縣故國春秋譜曰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當戰國首爲楚所滅括地志曰許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右曾案唐許昌故縣在今許州東三十里

衛

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至君角凡四十世歷九百年國最後絕宋忠曰康叔從康徙衛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西北三十里右曾案陽翟今禹州也餘見前

九域志曰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武王伐紂立武庚于此傅氏曰封武庚不于紂都朝歌案大名府治元城縣古爲五鹿地戰國時魏公子元食邑故曰元城不聞爲商舊都

也觀國漢畔觀縣今觀城清豐二縣地扈國在陝西鄠縣連觀扈爲文以二國爲一國矣武王立武庚設三監原爲殷民起見若別封武庚則朝歌故地曷不更建諸侯燕說郢書吾無取焉

淇奧

奧大學章句左傳魯昭公二年傳皆作澳

爾雅曰隩隈也說文曰隈崖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右曾案李巡曰隈水曲中也爾雅又曰厓內爲隩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是也

陸璣曰淇奧二水名水經注曰美溝水東南注于淇博物志謂之澳水案此卽泉原也注淇于淇水之曲故亦謂之澳水耳水經注又云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

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蕭艸不異毛與
案釋文云綠竹爾雅作菴竹韓詩作薄云薄蕭菴也石經同
說文云菴蕭菴也薄水蕭菴也漢石經當是魯詩魯韓以爲
水蕭菴繇淇澳言之也毛作竹係假借字草木疏曰綠竹一
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五六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之
綠竹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其地常多竹應瑒靈河賦曰下
淇園之豐篠梁元帝詩曰嶰谷管新抽淇園節復修三國志
嵇康與阮籍等居河內爲竹林之游河內與汲郡接壤明淇
園固有竹箭矣

邢

地理志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通典曰邢州治龍岡祖乙遷于

邢卽此括地志曰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西南角十三州志曰

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都此右曾案路史曰周公子靖淵

所封今順德府治邢臺縣也北齊武平初有掘古冢者得銅鼎受五六升銘曰邢侯夫人姜氏今

其家猶存

譚白虎通作覃史記作郊說文作艷無譚字

郡國志曰洹南東平陵有譚城故譚國杜預曰在洹南平陵縣

西南通典曰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在縣西南唐元和十五年省全節入

城歷寰宇記曰在歷城縣東南七十里王氏引脫七字右曾案路史曰鄆

嬴姓國正義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此稱公者蓋依臣子

之稱便文耳歷城今爲洹南府治

農郊

傳曰近郊右曾案鄭氏聘禮注曰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近郊各半之衛侯爵近郊當去國二十里也

頓邱

傳曰邱一成為頓邱地理志東郡頓邱縣注曰以邱名縣水經

注曰淇水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關駟曰頓邱在淇水南又

屈逕頓邱西

王氏引作淇水北逕頓邱縣故城西關駟云云又

攷淇水自朝歌東逕頓邱北屈逕其西而南流入河魏武開白溝遏淇水東北出由宿胥故瀆而北故曰淇水右合宿胥故瀆

北逕雍榆城東又北逕白祀山東歷廣陽里而出頓邱城西王氏誤也

輿地廣記曰頓邱本衛邑

晉置頓邱郡右曾案爾雅曰邱一成為敦邱又云如覆敦者敦

邱孫炎曰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敦音頓釋名曰一頓而

成邱無高下大小之殺也嚴氏曰在朝歌東

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邱水經注云頓邱古文尙

書以爲觀地矣皇覽曰頓邱者城門名頓邱道蓋因邱而爲

名案古頓邱在淇水東卽此經之頓邱也漢之頓邱縣則在

宿胥故瀆之東南周之世河已東徙定公所城當卽漢縣所

謂因邱以名者也寰宇記曰古頓邱城在衛縣西北二里今

爲通靈觀今彰德府濬縣西五十里有廢衛縣又西則古朝

歌城與水經注所敘合後魏時以漢頓邱縣屬黎陽郡又別

置頓邱縣屬頓邱郡兩縣並設三十餘年而漢縣廢後齊并

罷魏之頓邱縣隋開皇六年復立隋末又移治陰安故城故

胡氏曰陰安城一名頓邱古城通典頓邱舊縣在今縣北陰

安城此皆指後魏及隋之舊而非周漢之舊也

輿地廣記唐大曆七年於

頓邱置澶州晉天福四年以頓邱爲德清軍熙甯四年省頓邱入清豐縣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頓邱古城西北二十五里有陰安故城猶然魏隋之遺跡或乃據以說周漢之縣亦未深攷也

復關

傳曰君子所近也寰宇記曰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隄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界右曾案臨河縣本漢黎陽縣地隋置縣金廢故城在開州西六十里自臨河西至朝歌約百里中隔頓邱淇水此婦人蓋居朝歌氓居復關送子涉淇送之涉淇而東也以望復關引領東望也淇岸隰泮則被棄而西歸矣

河廣

右曾案此惠懿之世所作也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不言桓公夫人明已絕也係之襄公著所思也說苑桓公欲立襄公爲太子辭以舅氏在衛是襄公之心乎母也夫人雖大歸而思子不止所謂天屬綴人心奚待襄公繼位而後思之乎箋於序下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其於經則云一葦可渡喻狹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謂其廣然則襄公卽位云云特終言之不當泥以爲說也

衛風十篇惟木瓜作於城楚邱之後餘皆惠懿以前之詩也淇奧碩人明指武莊考槃芄蘭序以爲刺莊惠氓序伯兮箋咸以爲在宣公之時惟竹竿有狐箋不言其世攷衛自廬漕以後故都山川皆淪夷狄而詩言淇水泉源淇梁淇厲則依

然故都之川流也河廣若作於文公之世則自衛適宋不須
渡河正義知其不通乃云宋去衛甚遠喻宋近猶喻河狹曹
氏本之云取河爲喻夫天下之大水不獨河也但以爲喻何
取葦杭谷風之涇渭箋尙以絕去所經見解之豈有本不渡
河而漫然託興乎風雅次第雖有編簡爛脫錯雜不倫者而
每國首尾往往近是此風終於木瓜明木瓜以後無詩矣夫
木瓜之作蓋在文公初年而宋襄公卽位在文公九年河廣
當次木瓜後矣豈知母子之情關乎天性數月睽隔便切懷
思必曲說以徇箋亦不通情理者矣

王

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

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于鎬
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
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
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遷殷頑民于成周復還歸
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
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子戲晉文侯鄭
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括
地志曰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邾鄆周公新築在河南縣北九里
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
周赧王又居王城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
然非聖人降之也吳氏曰王謂王城之地右曾案古者有獻詩

有采詩國語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則卿大夫之所作謂之雅禮記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茲謂采詩采詩則閭巷之歌謠謂之風西周之世計王迹所及無不采詩觀二南備六州之詩可睹也但二南所登皆文王時之所作而采之於武王之世至於成康昭穆王乃時巡觀民風定黜陟何國無風王城雖在畿內然俗之淳薄係乎保釐之人且明目達聰惟風是察豈轉遺之輦轂之下名之王者以其采之王城也不曰周者成周爲下都頑民所處非九鼎所遷且以別於宗周也迨幽王之亂圖籍放失詩之入樂者以口誦而傳如二南幽正雅及頌是也其不入樂者大半散佚今所傳十二國風去二南幽西周之詩十有二篇疑者十有四篇東周之詩百有一篇是西周之所存者不及十之二也或以王風無西周之詩遂謂平王東遷雅降爲風又謂不能復雅貶之爲王國之風且謂雖作雅猶貶之爲風嗚呼豈其然哉

夫子一生以尊周爲心其作春秋也書王正月以別於夏殷之正月王宰出會殊之於諸侯之列王人雖微冠乎列國之上春秋夫子所修也詩夫子所刪定也尊之於春秋貶之於詩是誠何心哉孔子歿秦火烈人人各以私意測聖人於是說春秋者黜周王魯說詩者降雅爲風不知風與雅有定名閭巷之作不可儕於朝右有定體諷諫之辭不可夷於風謠而且風則寄興無端雅則鋪陳終始風或短章疊句雅則意周詞重蓋名卿學士之筆墨固異於草野婦豎之謳吟如周

與魯之君臣斷不能以一儒生使之易位也鄭氏譜詩不曰王而曰王城得王所以名之意矣乃又曰貶之爲風貶之於采得之後歟則風固不可以爲雅也貶之於未采之前歟則彼固非爲雅者何所爲貶也服虔曰尊之猶稱王以王爲尊則仍以風爲貶矣尊貶寓於二字之中究不知是尊耶是貶耶且季札觀樂已有王風則所謂尊之貶之者皆太師而非夫子也夫太師食王之祿何敢貶王也且尊與貶豈其職耶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夫以其微弱而貶之爲風將毋以其酷虐強暴而尊之於雅乎假使幽厲之時亦本無雅又何說乎補

傳曰周之始盛文王位止西伯而二南之化被於天下周之既衰平王雖爲天子而王風僅同列國二南與王名同爲風實則不同言似有理然總未探其本而論之也或曰子何以知周之有王風又安見西周之詩亡乎幽王之亂乎曰是固有徵太史公云余留滯周南摯虞曰今之洛陽古之周南夫文武之時登洛陽之詩於周南豈文武以後洛陽遂無詩耶不登之王風將附之何什邪周本紀曰申繆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弑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計此時兵燹蹂躪不異劉聰入晉女真覆宋典籍獻章誰爲保護孔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我觀殷道宋不足徵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我舍魯何適矣上言不足徵下言傷之明西周之典冊有焚

如棄如之慨又言舍魯何適則以魯之圖籍較備於列國故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季札聘魯請觀周樂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是列國之禮樂詩歌皆不如魯之具備孔子所據以刪定者惟魯太史之所藏使周之典冊文章較備於魯韓宣子不應至此始見季札不應於魯是請孔子不應反魯而後正雅頌矣
或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謂頌亡與則穆王以降固未嘗有頌聲矣謂雅亡與則宗周既滅之詠彼都人士之篇明明爲東都之雅也謂風亡與則風固終於陳靈在頃定之世矣此何以說曰是知詩之亡而不知其所以亡者也欲知其所以亡當先知其所以存則孟子固已

明言之矣說文曰迹步處也左氏傳曰遷大國之迹於鄭又曰穆王欲肆其心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漢書王褒傳曰索人求士者樹乎霸迹霸迹霸者會盟侵伐之迹也然則王者之迹其爲王者巡行之迹可知矣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諸侯朝於方嶽乃命太師以所采之詩陳而觀之大明黜陟此王者之迹存而詩之所以存也東遷之初攜王好命二十餘年聖人以爲尙有待也登武公以爲卿士命文侯以爲方伯聖人以爲猶可爲也迨乎成申成甫流楚流薪然後知王之果無意於天下矣王不巡守則詩雖作而如亡也何者采詩與陳詩異采詩則使婦人之老而無子者采之以登於太師於賞罰黜陟無與也陳詩則本其俗之貞淫詩之美刺

以知其政治禮教之得失而慶黜行焉是故詩非巡守亦采
非巡守不陳不陳則詩雖作而如亡矣平王以降豈特列國
之風不陳於天子即黍離揚水兔爰葛藟天子曷嘗寓目晏
然守府視六百里之外邈若異域於是諸侯無所懼大夫無
所畏民情無所達此夫子所以不得已而作春秋也始於平
王之四十九年者春秋魯史也隱公之元適當其時耳不始
於惠公元年者則所謂尙有待也春秋作而列國之風猶有
存焉者則所謂采而不陳雖有如亡也而豈係乎雅頌哉又
豈必俟頃定之世而詩始亡哉

地理志曰周地今河南洛陽穀城平陰鞏緱氏偃師是也此
但據周末言之史記所謂比周之亡僅得七縣也東遷之初

則班所舉外如河南郡之成皋左傳王與鄭自虎牢以東平左傳成愆宏

農郡之新安左傳劉子取牆人宜陽有尹谷尹溪陸渾左傳

颍池左傳王與河東郡之垣召公河內郡之溫蘇氏軹蘇忿

田原向懷即懷沁水杜預云原塋王樊武德脩武即隳攢

州即州波即絺河陽孟皆是也譜云太華外方之開太華

日在華陰縣與東都隔一號國未詳

申國曰呂封於申南對虢云執四岳以爲神

傳曰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曰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

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成之周語富辰曰齊

許申魯由太姜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地理志曰南

陽郡宛縣故申伯國括地志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

詩地理徵二

里右曾案楚滅申在春秋魯莊公之六年上距平王元年凡八十三歲南陽縣今為南陽府治

又詳後謝

傳曰甫諸姜也正義曰尙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

孔安國曰呂侯後為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

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許甫同為姜姓正義

又曰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非也汲冢紀年平王奔申

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于申

見春秋左傳疏劉炫引

則申許同有援立

之功許亦近楚故亦戍之至甫與申相違數十里戍申即以戍

甫矣王氏曰呂氏春秋云呂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岳之祀佐禹

有功氏曰有呂或為甫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云宛西呂城

四岳受封於呂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為甫括地志云故呂

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右曾案呂之滅未詳何年蓋先申

而亡矣明一統志云呂侯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

郡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地道記云故呂侯國

亦見水輿經注

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呂國王氏曰以左傳攷之楚有申呂

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為正

邱中

傳曰邱中燒塢之處盡有麥麻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

嗟放逐于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右曾案邱是地之高者邑

以邱中名知無水泉故云燒塢之處去王朝而治小邑故云卑賤之職正義在邱之中恐非是

